

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塔。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藉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鷖之五章詩曰。鳧鷖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伏望睿斷。正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五月三日。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庭。令禮部改正施行。本寺今看詳。竟國公。鄒國公坐位。并王安石降在從祀之列。合照應前項典故施行。

一據申伏觀政和五禮新儀。閱損以下九人。並封兩字公。曾參封武城侯。淳熙編類祭祀儀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曾參封成侯。今按淳熙儀式。不審是何年月增封。乞檢會行下。但淳熙儀式。所封公爵。皆就通典本國加封。其成侯曾參舊封郈伯。今恐亦合作郈侯。

本寺檢照唐通典。曾參封郈伯。檢照政和五禮新儀。係加封武城侯。淳熙儀式。又加封成侯。照得顏子以

廟南門外揖位立定。新譚本注云據土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疏曰凡門出以西爲右以由闈西此不易之定位也今釋奠儀設揖位于廟門之外初獻立于闈西東面亞終獻立于闈東西面誤也當以儀禮賓西主東之位爲正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贊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擬安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引祝升殿就位贊者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作。初獻升降止皆作同安之樂至位北向立執壘者酌水初獻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搯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搯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祝執笏與先詣兗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兗國公邾國公沂國公。今咸淳三年升配邾國公沂國公位在鄒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少頃贊者引初獻再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升詣爵洗位北向立搯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按王氏執笏升殿詣至聖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搯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罍執事者酌犧尊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興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搯笏跪執爵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樂止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直視捧服搯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成安之樂作次詣兗國公邾國公沂國公鄒國公神位前東向酌獻讀祝並如上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爵洗位升詣酌尊所立。已上儀節及樂並同初獻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官執笏詣神位前搯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兗國公邾國公沂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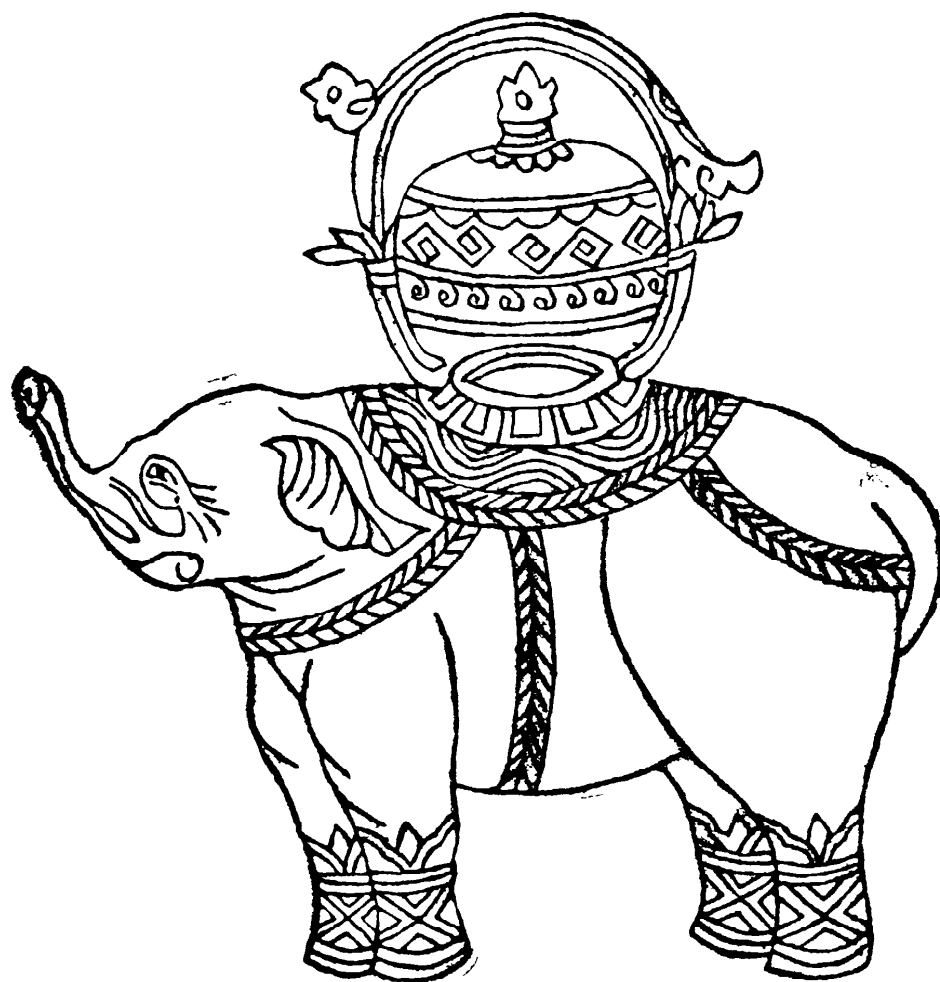
簋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簋并蓋重九斤。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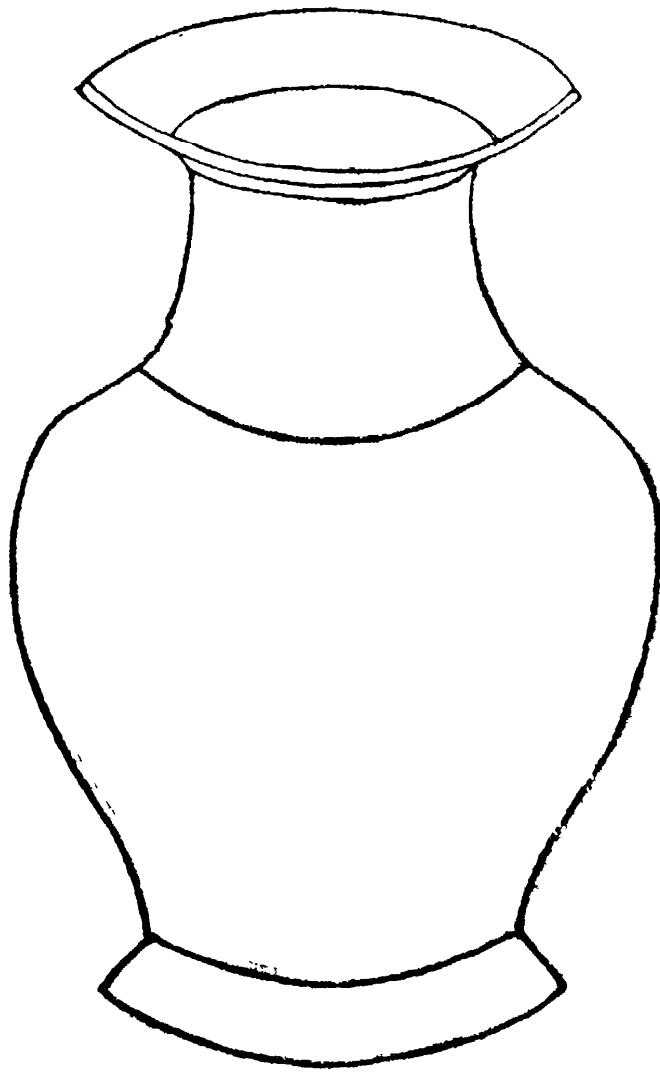
象尊



象尊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
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
寸二分。耳長一寸九分。深四
寸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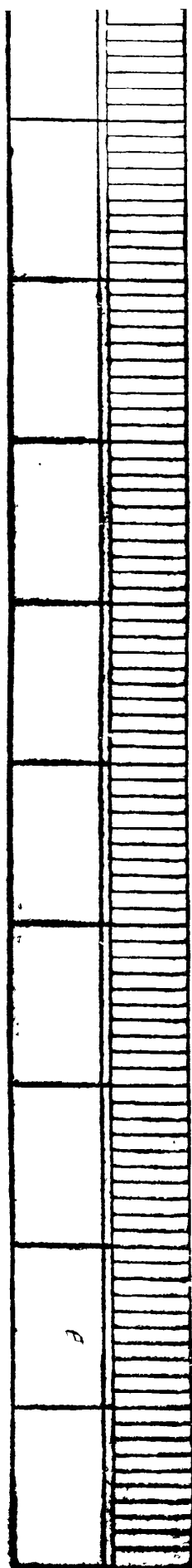
太尊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太尊通足高八寸一分。口
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
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
五分。

道禮器尺



先聖廟林記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先聖廟林記

清 番禺屈大均翁山著

自兗州東北二十里至曲阜縣。縣闕里也。有二石闕。故名。蓋里門也。或謂少昊所都。故曰闕。然少昊當時未有宮殿。則亦未有闕也。史稱魯煬公築茅闕門。或以是。然闕里本在陬昌平鄉。孔子生於陬。陬城西界有闕里。其後孔子長。徙居曲阜。仍稱闕里。不忘所生之地也。廟在曲阜城中。乃夫子故宅。史所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車書於壽堂者也。廟南向。門三。中曰大成。左金聲。右玉振。前有朝閣五。中大閣榜曰奎文。殿中像垂旒而端笏者。素王也。素王之稱。予謂不如魯哀公稱尼父之爲尊。蓋孔子猶天不可得而諡。稱曰尼父。則所以尊夫子至矣。父者。天之謂也。以天爲父。而所以稱天者至。以夫子爲父。而所以稱夫子者至。稱曰素王。其亦何以加於夫子乎。像前有銅犧一。銅象一。銅尊一。鑄曰漢元和二年祭器。簷亭碑曰杏壇。壇北有子路撚丁石。石之鑿也。自大門至此。枯柏森森。多數百年物。而壇東南隅。一檜側指。皮如銅鐵。而色殷。膚文隱起。如索綯。左者左紐。右者右纏。高四丈有奇。圍三尺。乃夫子手植之物。自周迄元。至元三十一年。三枯三榮。其枯必兆禍亂。其榮必生聖人。歷歷可考。今之槎枿一幹。而未能再鬱葱也。其猶剝之碩果耶。天地之心。萌芽於下。俟雷動而後發育。吾知其必有日矣。後一殿爲元宮夫人位。又後一殿曰聖蹟。有石刻夫人全像。及周流列國之圖。殿右爲啓聖王像。亦垂旒端笏。後一殿。則顏夫人位。其前有金絲堂。

魯恭王聞樂於此故名。此孔廟之大略也。廟大門東有衍聖公府。其堂曰詩禮。旁則四氏弟子有學焉。自縣之北出圭門四里許。度橋至漸門。門與圭門相直。是爲孔林。輦路廣十餘丈。有石闕六楹。其左有孔彪、韓勅二碑。韓勅碑與禮器碑皆爲漢隸第一。摩挲久之。石表石人各二。石獸四。獸作仰號之狀。三蹲一立。甚奇古。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所造。或以前二爲角端。外一立者狀若抵觸。爲神羊。內一爲馭馬。人則方相之類。左執笏。右者帶劍。皆古衣冠。越數里。紅牆繚繞。悉在松柏陰中。第三坊有樓觀臨之。下有篆曰至聖林。入坊而東。稍北有洙水橋。洙水橫穿林中。經夫子墓前數十步。乃出林。水甚小。一溝瀆耳。古所謂洙瀆是也。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洙水小。冬輒乾涸。故浚之。然今竟絕流。水經注所謂西合於泗水者。不可見矣。或以爲似古魯城之隍。非泗水分流者。故浚之。未知然否。橋里許有享殿。亦曰思堂。堂後一楮樹。高三丈五尺。圍四尺。子貢獨居時所植者也。楮與檜生意皆存。而檜之榮茂。獨與興王相應。此梁木也。萎而不萎。蓋夫子之元氣在焉。昔人言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元氣者。乾道之變化。正其性命。而可以各正萬物之性命。太和之所保合。故久而復榮。顏子春生。其道爲復。故爲乾之長子。子貢與諸賢。有復有不復。徵諸草木。而可以見其仁之所至矣。述異記言曲阜有顏回墓。墓上石柁二株。大三四十圍。枝葉暢茂。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蓋亦於檜具體而微者乎。從楮樹折而西上。爲子思墓。東上少南。爲伯魚墓。西折而稍上。則夫子冢。冢高一丈二尺。有漢刻石。又有宋刻文。曰至聖文宣王墓。石在漢石之前。其壇石厚可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數。共四十有九。亦韓叔節所造。弟子舊於冢前。以甒甓爲祠壇。方六尺許。與地平。

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在此地數里之內。蓋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爲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爲尼山。以盤礴於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爲天下之文明。噫嘻。奠中國之神皋也哉。尼山有五峰相連。曰五老峰。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峰名五老。中峰尼邱最高。其顛如玉屏。而微窺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孟。所謂首上圻是也。維嶽降神。竝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之東三里。爲顏母山。其西五里。爲昌平山。是爲尼山之內翼。其外羣山繚絡。在南者。爲鳧。爲嶧。爲九龍。在東者。爲妒溝。爲陪尾。爲蒙。爲夾谷。在東南者。爲防。在東北者。爲臨樂。在北者。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邱。爲徂徠。爲龜。爲石門。是爲尼山之外翼。而九仙山爲小屏。泰山爲大屏。其西廓然淺壟。平阜依稀。環抱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百里。望之不窮。論者謂凡山皆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水出於尼山。逕闕里之南西流。匯於達泉。溢於雩水。行七十里。入於泗。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於孔林。入於沂。泗水出於陪尾。逕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於沂。入於濟。汶水有三源。其出於仙台原三寨村者。皆西流。合於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注於洸。而南入於濟。是則山水皆逆矣。山水皆逆。使中原之氣脈。盤旋而不直下。以爲生聖生賢之本。其與易之逆數相合乎。王充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卻流。蓋反而朝宗之意。亦一逆也。斯地也。山水之靈異。蓋路史所云空桑。又曰堯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以爲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曰。汝產必於空桑。干寶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令名孔。

竇在魯南山之穴。南山者，尼山也。穴在尼山之西，卽坤靈洞也。洞有三門，其中一室，廣可兩楹，有石牀、石枕、石几，皆天成。卽孔竇也。孔竇一作空竇，而竇或作瀆，與顏母井不遠。魯相史晨勅瀆井復民，飾治桐車馬於瀆上，擬守井舍吏四人。又其碑云：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是也。大冢者，或少昊之陵也。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然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山。軒轅山者，必闕里之東北壽邱也。考黃帝生於壽邱，其旁今有景靈宮焉。實祀黃帝，然則黃帝素王，皆生於空桑，蓋不止一伊尹也。然素王之稱者何？傳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水精者，黑帝也。孔子稟黑帝之精，以水德王，在易爲坎之德。坎在艮下，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夫子應蒙象而爲師。坎之水，則沂之深也。艮之山，則尼邱之高也。童蒙之吉，則顏曾之賢也。噫，嘻，惜乎！吾不及其時，執經問業，與諸子揖讓於其閒，履斯遺迹，其安能已於低徊而不能去也哉！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郎廷極 著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清廣甯郎廷極紫衡著

世多稱孔門弟子七十二賢。祀於文廟。大都以家語有七十二弟子解一篇。又文翁石室圖。亦列七十二人。遂相沿襲。然就家語篇中所敘述悉數之。已有七十六人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因備次其名姓。今以此三書參考異同。如顏何、顏高、即家語顏刻、秦冉、鄭國、鄒單、即家語懸宣、公伯僚、論語僚作寮、申黨、顏祖、孔忠、即家語申績顏相孔弗、原亢籍、即家語原桃今祀原亢、史記所有而家語所無也。琴牢、陳亢、顏刻、薛邦、懸亶、申績、孔弗、原桃。則家語所有而史記所無也。其姓名字義微別者。如史記密不齊。家語密作宓。今祀宓。下文不敘史記家語。俱倣此。曾蒧、蒧作黠。今祀從黠。南宮括、括作韜。今祀從韜。司馬耕作、司馬黎耕。顏無繇作顏繇。巫馬施、施作期。顏幸、幸作辛。今祀從辛。公良孺、冉孺、孺並作儒。公孫龍、龍作寵。公祖句茲、作公祖茲。漆雕哆、哆作侈。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壤駟赤、壤作穰。石作蜀。作石子蜀。后處、后作石。公夏首、首作守。奚容蒧作奚蒧。公堅定、作公肩。今祀公肩定。句井疆、句作句。罕父黑、罕作宰。榮旂、旂作祈。縣成、縣作懸。樂欬、欬作欣。左人郢、作左郢。燕伋、伋作級。邾巽、巽作選。公西輿、如、作公西輿。尤人所易曉。若文翁之圖。視家語多蘧瑗、林放、申枹、秦冉、顏何、五人。視史記多蘧瑗、林放、申枹、琴張、琴牢、陳亢、六人。而家語之多于文圖者。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邾選、懸成、八人。史記之多於文圖者。公西輿、如、鄒單、原亢籍、公堅定、公夏首、句井疆、邾巽、縣成、公伯僚、九人。考之隋以前。孔廟止顏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止于闕里。

唐開元中，加贈諸賢，悉從史記七十七人。又從家語文圖，增蘧瑗、林放、琴張、琴牢、申枨、六人。天下學宮，並遵行之。迨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惟除去琴牢。餘並如開元元制，不知何以獨遺鄒單一人。至明嘉靖九年間，釐正祀典，刪重複，易舛譌，以申黨卽申枨，存枨去黨。家語作申枨，又有作申裳、申續者，則裳乃黨之訛，而續又續之訛也。顏何卽顏高，存高去何。秦冉卽秦商，存商去冉。二人並見史記。琴張本琴牢之子，從書名例，仍改牢，更補祀鄒單、公伯僚，以讒季路黜蘧瑗。林放、本孔子弟子，改祀于其鄉。至是孔門從祀諸弟子乃定。合而計之，凡七十有六賢。祀正殿者十二人。四配之顏、曾、又十哲也。祀兩廡者六十二人。祀啓聖祠者二人。顏路、曾皙。舊時公侯伯封爵皆不用，止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舊顏子稱復聖公，曾子稱成國宗聖公。十哲而下，概稱先賢。神主皆冠以此二字。啓聖祠者，中祀孔子父叔梁紇，曰啓聖公孔氏，而以顏、曾、思、孟、及程、周、蔡、朱之父從祀。議者蓋以子配食於殿，而父坐庭廡，非禮。特爲建立，亦嘉靖年間事。凡此之類，頗合禮法。儒者譏之，未免太過。我朝文治之隆，超邁千古，而膠鬲祀典，亦遂因之。惟定鼎初年，孔子曾復大成至聖文宣王舊號，旋即改稱，仍稱至聖先師孔子。至于諸弟子名號，從無更易。余自弱冠宦遊，經歷數省，每謁學宮，必展禮兩廡，見先賢位次，率多舛錯。且東西多寡不齊，至使先儒以次相接，遂躐出孔門弟子之上。而諸先儒位次，亦因之紊亂。揆厥由來，蓋因從前釐正之時，如東廡去顏何，改曾皙、孔鯉止三位。西廡則黜公伯寮，去秦冉、申黨，改蘧瑗、林放、顏路共六位。司事者卽于本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而不知合敘東西兩廡遞遷，則六十二賢東西正各得其半也。又荒僻之處，諸賢姓名亦多互異。如后子處既定于後矣，猶有作石者。邾子巽既定於巽矣，猶有作選者。凡

此不一而足。前人言孔門弟子最多複姓。如公祖、公皙、公肩、公夏、公良、叔仲、步叔、句井、壤駟左人、石作、奚容、罕父、皆是。今神主尙有稱奚子、句子、石子、左子者。並以上一字爲姓矣。是皆宜改正者。因以嘉靖時釐正姓名位次。備錄於左。昭大典而妥先靈。司學宮俎豆者。其可不加意乎。至於先賢字籍。亦學士家所宜熟曉。特系于姓名之下。更以事蹟之不甚顯著者。節錄數語附焉。再從祀諸儒。歷代遞增。亦皆有封號。至嘉靖除去。止稱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舊子思稱沂國述聖公。孟子稱鄒國亞聖公。伯魚向祀於東廡者。仍稱先賢。祀於啓聖祠。其餘概稱先儒。考舊時兩廡從祀。尙有荀況、劉向、楊雄、戴聖、鄭衆、馬融、鄭元、何休、服虔、盧植、賈逵、王肅、杜預、王弼、范甯、吳澄、十六人。楊雄之祀。當洪武時已黜之矣。嘉靖間。詳加考核。況以言性惡黜。向以喜神仙黜。融以貪鄙附勢黜。休以黜周王魯黜。逵以附會讖緯黜。肅以黨司馬氏黜。預以結貴要建短喪黜。弼以旨宗老莊黜。澄以曾仕宋不應仕元黜。衆、元、虔、植、甯。改祀於其鄉。惟戴聖之黜。莫詳所以。豈爲其在九江行事多不法。又怨毀何武于朝。無儒者風歟。今計現在從祀者。共三十五人。依照舊式。兩廡對敘。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後有增益。皆如之。自無凌躐之失矣。余以鄭元箋釋。最有功經傳。而其行誼。亦無可訾議。似宜仍歸從祀之列。而宋之謝良佐、明之吳與弼。皆得理學正傳。無媿廟中侑享者。幸遇今上崇儒重道。竊有望於議禮之君子。

正殿四配十哲。凡字籍事蹟。史記與家語同者。便不注明何書。又諸賢之字。見于論語正文者。亦不復註。

東

文廟從祀考

復聖顏子。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盡白。按孔門顏氏家語七人。史記八人。今史記之顏何罷祀。仍止七人。

述聖子思子。

閔子損。魯人。史記少孔子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五十歲。

冉子雍。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伯牛之宗族。

端木子賜。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仲子由。弁人。少孔子九歲。弁。魯邑。

卜子商。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鄭元曰。溫國人。今河南溫縣屬衛。

西

宗聖曾子。南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亞聖孟子。

冉子耕。魯人。按史記家語。孔門五冉。十哲居其三。

宰子予。魯人。字子我。

冉子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之宗族。

言子偃。吳人。史記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少孔子三十五歲。

顓孫子師。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文廟從祀考

曾子卹。字子潛。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衛人。鄭元曰。楚人。

秦子商。家語。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按。不慈。左傳作丕茲。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

顏子高。史記。字子驕。家語顏刻字同。

壤駟子赤。家語。字子從。史記。字子徒。註。秦人。

石作子蜀。字子明。家語註。成紀人。成紀。秦地也。

公夏子首。史記。字乘。家語。字子乘。並註魯人。

后子處。史記。字子里。齊人。家語。字里之。

奚容子箴。史記。字子皙。註。衛人。家語。字子偕。

顏子祖。字襄。註。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句井子疆。史記。家語。並註衛人。家語註。字子疆。

秦子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

縣子成。史記。字子祺。家語。字子橫。並註魯人。

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家語。註。魯人。

燕子伋。史記。字思。家語。字子思。註魯人。

樂子欬。字子聲。註。魯人。

狄子黑。史記。字皙。家語。字皙之。註。一作字子皙。衛人。

孔子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孔弗字同。

公西子戲。史記。字子上。家語。字子尙。並註魯人。

顏子之僕。史記。字叔。家語。字子叔。並註魯人。

施子之常。史記。字子恆。

申子枏。史記。申黨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並註魯人。

文廟從祀考

左邱氏明。魯人。以下先儒。

穀梁氏赤。魯人。生周末。赤。尸子作。顏師古作喜。字元始。

高堂氏生。魯人。生秦漢間。索隱。字伯。

孔氏安國。字安國。孔子十一世孫。

后氏蒼。字巨君。東海人。

王氏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

胡氏瑗。字翼之。海陵人。稱安定先生。

邵氏雍。字堯夫。范陽人。

司馬氏光。字君實。夏縣人。

程氏顥。字伯淳。洛陽人。稱明道先生。

楊氏時。字中立。將樂人。稱龜山先生。

高子柴。

家語：齊人。高氏之別族。註：齊敬仲。高偃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少居魯。見知名。仕爲武城宰。史記：少孔子三十歲。鄭元曰：衛人。

樊子須。

字子遲。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註：弱早年也。或曰：早屈意仕季氏。無考。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鄭元曰：齊人。

商子澤。

家語：字子秀。史記註：字子季。

梁子鱣。

字叔魚。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自以年長無子。夫子言四十當有五子。勸沮之。後二年。果有子。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註：體一作鯉。

冉子孺。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字子。史記：字子魯。註：一作子曾。

伯子虔。

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字子析。家語：字楷。

冉子季。

魯人。字子產。

漆雕子徒父。

家語：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子哆。

字子欣。史記註：魯人。

公西子赤。

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任子不齊。

史記：字選。家語：字子選。並註楚人。

公良子孺。陳人。字子正。家語：賢而好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肩子定。家語：公肩字子仲。史記：字子中。註：魯人。或曰晉人。按：史記、肩作堅。

鄆子單。史記：字子家。家語：懸竇字子象。

罕父子黑。史記：字子索。家語：字子黑。

榮子旂。字子祺。

左人子郢。家語：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註：魯人。

鄭子國。史記：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從。史以邦爲國者。蓋避漢高諱，而鄭乃薛字之誤也。今宜仍祀薛邦爲是。

原子亢。家語：原桃字子籍。

廉子潔。家語：字子曹。史記：字庸。註：衛人。

叔仲子會。字子期。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穰年相比。二孺子每執筆迭侍夫子左右。鄭元曰：晉人。

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家語：公西與字同。

邽子巽。家語·邽選字子飲·史記·字子斂·註·魯人·

陳子亢。家語·陳人·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註·一字子禽·

琴子牢。家語·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步叔子乘。字子車·註·齊人·

秦子非。字子之·註·魯人·

顏子噲。字子聲·註·魯人·

公羊氏高。齊人·生周末·以下先儒·

伏氏勝。字子賤·鄒平人·生秦·漢間·

董氏仲舒。廣川人·

毛氏萇。趙人·大毛公亨之子·

杜氏子春。河南人·

按先賢姓名位次。今國子監同。惟琴子牢仍琴張。至先儒位次。考之闕里志所載。及直省學宮之整飭者。並以時代爲敍。乃監中左邱明而下。卽敍濂溪。二程。張邵。朱子。六人。且與左氏並稱先賢。未知始於何時。明宏治間。楊文貞廉居諫垣。建言周程張朱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爲識者所非。豈當嘉靖大釐政時。而亦行其議歟。成均首善之地。典禮相沿。自必有據。容再詳考焉。

啓聖祠從祀賢儒

東

顏子無繇。少孔子六歲。史記。字路。家語。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孔子鯉。

程氏珦。字伯溫。

蔡氏元定。字季通。

西

曾子點。史記。字皙。家語。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孟孫氏激公宜。

朱氏松。字喬年。

周氏輔成。



問 裕 禘 社 郊

纂 齡 奇 毛

郊社禘祫間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郊社禘祫問

毛奇齡纂

李塉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地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是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

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衆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圓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

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詩也。召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圓丘以人鬼百神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況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證。則更不然。凡魯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先聖廟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郊社禘祫問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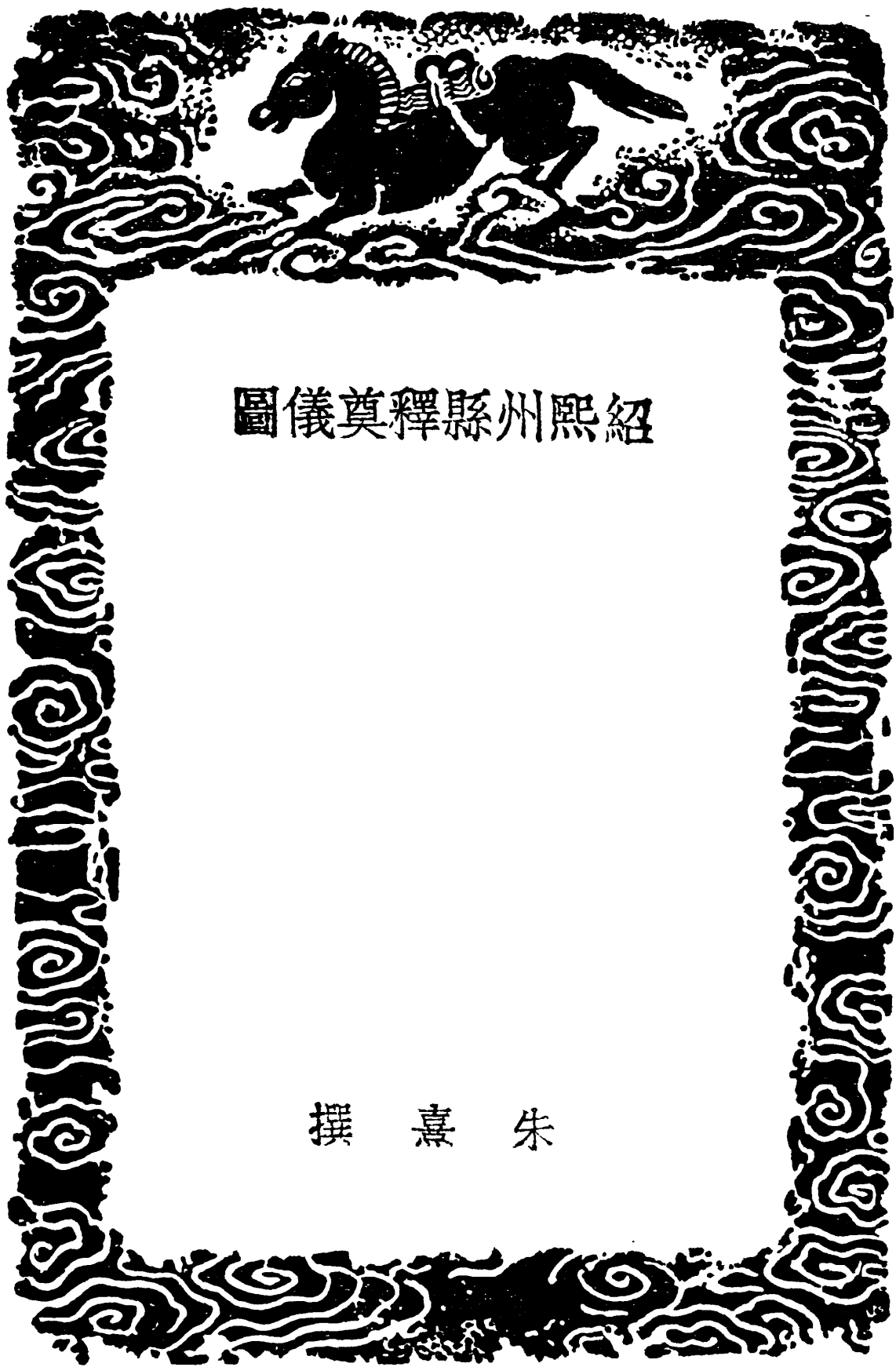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朱熹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卷。宋朱子撰。攷朱子年譜。紹興廿五年乙亥。官同安主簿。以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求政和五禮新儀于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微必備。此釋奠禮之初稿也。淳熙六年己亥。差知南康軍。奏請頒降禮書。又請增修禮書。事未施行。紹興元年庚戌。改知漳州。復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頗爲討究。時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此釋奠禮之再修也。紹興五年甲寅。除知潭州。會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還爲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繁複。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時朱子方召還奏事。又適病目。乃力疾鉤校。刪剔猥雜。定爲四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官。是爲最後之定稿。卽此本也。書首載淳熙六年禮部指揮一通。尙書省指揮一通。次紹熙五年牒潭州州學。備准指揮一通。皆具錄原文。次州縣釋奠文宣王儀次禮器十九圖。其所行儀節。大抵採自杜氏通典及五禮新儀。而折衷之。後來二丁行事。雖儀注少有損益。而所據率本是書。惟所列兩廡從祀位次。有呂祖謙。張栻。則其事在理宗以後。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次之文。檢勘宋史禮志。載咸淳詔書。其先儒名數及東西次序。與此書一一脗合。與朱子益不相及。蓋後人隨時附益。又非其原本矣。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宋 朱 未 撰

申請所降指揮

行在尚書禮部據南康軍申。照對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因今州縣廢。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崇祀典。範民彝之意。申聞事。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及小貼子稱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一書。鏤版行下。尋行下太常寺去後。今據本寺申。本寺今准省部符據南康軍申。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循習苟簡。乞特賜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合行禮制。行下。本寺今開具政和五禮新儀州縣釋奠文宣王及祭社稷并祀風雨雷師神儀注。并壇壝器服制度。頭連在前。欲乞省部行下本軍照會。其王公以下冠婚喪祭禮文。欲依本軍所申。乞從本寺牒鄂州取索印本。候省部指揮施行。申部。所有太常寺元申繳到釋奠文宣王及祭社稷并祀風雨雷師神儀注并

壇壝器服制度。今折連隨符前去。須至符下南康軍主者。候到仰收管遵用施行。仍詳太常寺所申事理。照會符到奉行。淳熙六年八月日下。

淳熙編類祀祭儀式指揮

准淳熙六年十月二十日尙書省劄子。朝散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冑劄子奏。臣嘗聞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則知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者。必教之以禮樂。然後輔之以政刑。四者之目。禮居其首。以明爲國之重事。所當先焉。臣竊見政和五禮新儀。舊嘗給降印本。散于州郡。中更多故。往往失墜。自後郡縣之臣。循習苟簡。或出於胥吏一時之記省。漫不可考。故於春秋釋奠。祈報社稷。祭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何以仰副國家欽崇祀典。宣明教化之意。近據知靜江府劉焞申。乞置造行禮冠服。及又據知南康軍朱熹申。乞檢會禮制行下。本部除已具申朝廷給降行下外。竊慮諸路諸州。多有似此去處。相承固陋。取笑士夫。彼既不曾一一申明。則省部亦無繇徧行告諭。恐於藻飾治具。未爲盡善。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禮部。太常寺參稽典故。將州縣合置壇壝器服制度。合行禮儀節次。類成一書。措置鏤版。頒降四方。使若遠若近。有所遵守。庶幾聖朝典章文物。東漸西被。粲然與三代同風。不其偉歟。取進止。十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禮部。太常寺。今檢照大中祥符頒降州縣釋奠祭器制度。元豐郊廟奉祀禮文。政和五禮新儀。及節次沿革。見令祀祭所用冕服制度。拜壇壝行禮儀。注參考到如前。

謹按二項指揮。有關於禮典。誠非細故。其申請所降指揮。蓋文公先生守南康日。申請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及取州縣禮制。編次成書。頒下四方。雖先生繼以其書多抵牾。復於臨漳條奏。長沙刪定。然此要爲修明禮典之始也。故列于潭州牒學之首。庶有攷焉。若所頒大中祥符器制。元豐禮文。先生不取。則不載云。

文公潭州牒州學備准指揮

准行在太常寺牒。准行在尙書禮部符。准紹熙三年八月十七日勅。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到禮部狀。准批下禮部申。據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朱熹狀。申措置禮儀事。本寺今將本官所乞事理。逐一開項看詳下項。伏乞省部備申朝廷。候令降指揮。日下從本寺將州縣釋奠文宣王位次序儀式改正。及備坐今來申明指揮行下臨安府鏤板。同紹興製造禮器圖印造。裝背作冊。頒降施行。所有印板。候頒降畢日。繳送本寺收掌。申候指揮。本部所據太常寺申。所有繳連到文宣王神位次序儀式。繳連在前。伏候指揮。候批送部逐一。看詳。申尙書省。本部照得太常寺看詳事理。已得允當。本部今看詳。欲從本寺已有詳到逐項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八月十八日巳時。并神位次序儀式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寺施行。當寺除已牒臨安府鏤板頒降外。所有神位儀式并禮器圖本頭粘在前。牒州施行。州司今奉知府修撰躬親對畫一銓次下案遵守。合行備牒州學諸縣。仍關撫司。遍牒諸州。頒下諸縣。照應施行。

一、據中伏親政和五禮新儀神位門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饗西上。今按舒王王安石已有指揮降在從祀之列故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已行刪去但不曾明載由來申請指揮觀者未免疑惑其竟鄒二國公坐位右從政和新儀卽合南□紹興年間嘗有指揮徒於先聖之東南而皆向西北上今州縣亦多不見出此項指揮其二國公坐位往往差錯乞賜檢會行下庶免疑惑。

本寺檢照國朝會要崇寧三年五月二十日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祀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或有兩位亦只作一列以北爲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卽與國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饗之禮未正乞改正顏子而下從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詔從之靖康元年五月三日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蠱國害民幾危宗社人皆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矣然則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之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

下。並因通典國名加封。今合從通典元封國作郕侯。

一據申伏觀政和五禮新儀。殿上先東五位。後西五位。其西第一位。即通計之第六位也。兩廡亦先東三十一位。次西三十一位。其西廡之第十二位。即通計之三十二位也。又次東第三十二位。至第四十四位。其第三十二位。即通計之六十三位也。又次西三十二位。至第四十四位。其第三十八位。即通計之七十六位也。淳熙儀式。則自古至今。皆以東西相對爲序。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等位並居東。第二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等位並居西。按政和新儀。武成王殿上兩廡。並以古今東西相對爲序。與此正同。而文宣王廟不依此例。殊不可曉。竊詳政和之次。固不若淳熙之善。但政和依論語。以閔損爲第一。冉雍爲第三。而淳熙反之爲誤。今已改正。又兩廡位次。本皆出於通典。今以通典校之。則其間皆又不能無差互。切謂今當以通典次第。自顓孫師至步叔乘七十一人。依淳熙儀式。東西相對設位。庶幾得之。但政和新儀。淳熙儀式。以會要所載從祀指揮考之。皆脫泗水侯孔鯉一位。今乞於通典步叔乘下。即以孔鯉次之。係西廡第三十六位。通計第七十二人。又以孔伋次之。係東廡第三十七位。通計七十三人。又以左邱明、荀況、公羊高、穀梁赤以下至王安石二十五人次之。皆東西相對。左邱明係西三十七位。荀況係三十八位。公羊高係東三十八位。後並依此推之。但新儀公羊高誤在荀況之上。左邱明誤在荀況之下。鄭衆、揚雄、鄭康成、賈逵次序亦誤。蓋當時不尙春秋兼廢史學。故特於此失之。而淳熙儀式未能盡正。今左邱明、公羊高已依淳熙儀式改正。其揚雄以下。即合依漢書時代先後。以揚雄、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爲序。揚雄西四十二位。鄭衆十三位。杜子春東四十四位。馬融西四十四位。盧植東四十五位。鄭康成西四十五位。服虔東四十六位。後依此推之。

本寺檢照得淳熙儀式。兩廊從祀。以東西相對。今合依淳熙儀式。位序東西相對爲序。所有政和新儀、淳熙儀式弟子姓名。自第十四位司馬耕以後。次序不同。亦與史記弟子列傳、唐通典並皆不同。照得唐通典係依史記弟子列傳。惟公夏首、公祖句茲并顏之僕以後。次序稍不同。又列傳不記林放、申枏、陳亢、琴張、蘧伯玉五人。今來參考通典所載。比史合依通典次序。照得泗水侯孔鯉。政和五禮新儀、淳熙儀式不曾該載。檢照會要。熙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來政和五禮新儀、淳熙儀式唯載沂水侯孔伋。卻無泗水侯孔鯉。其孔鯉位次合在孔伋之上。

一、政和五禮新儀。西廡臨川伯王雱。近年已有指揮罷去。然學者亦未備知。乞檢會并賜行下。

本寺檢照中興禮書。淳熙四年七月二十日。詔文宣王從祀去。王雱畫像。先是二月二十二日。臣僚劄子奏。臣近因奏事。輒以本朝名將從祀武廟之請。冒聞淵聽。曲蒙隆寬。不問愚陋。玉音溫然。亟賜俞允。所以褒勸戎昭果毅之臣。爲惠甚厚。然臣復有管見。不敢自默。竊惟文武二柄。其用本一。不容有偏廢之弊。邇者陛下親屈帝尊。臨幸兩學。復戒攸司。並加繕治。蓋深得文武兼用之意。今本朝名將。方議從享。以文準武。理宜一揆。大成陪祀。豈容弗講。臣嘗考唐皮日休抗言于朝。欲以名儒韓愈配享孔聖廟。當世韙之。本朝儒臣。惟熙寧宰相王安石及其子雱。獨被斯寵。然安石之學。君子不以爲正。至雱則乳臭盜名。公論尤所弗與。若存安石於諸儒之列。容或可恕。至如雱者。迺與韓愈比肩西廡。何以示勸。實爲未當。因循至今。莫或釐正。臣竊惜之。惟我國家二百年中。儒先輩出。其間道德醇全。文學宏奧。爲後來師表者。歷歷可指。

列之廟貌。誰曰不宜。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誕發明詔。革配食之濫。垂萬世之公。取本朝大儒。有功斯文。卓然在人耳目者。進參祀列。風示天下。咸知陛下總攬文武。本無輕重。以恢長久之略。而又升黜去取。一準公議。以示趨嚮之方。實天下幸甚。取進止。詔令禮部兩省官同太常寺議定。申尙書省。五月十八日。禮官給舍國子監官赴後省集議。而有是詔。本寺勘會合照應前項中興禮書施行。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檢準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日上丁。釋奠文宣王。卽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政和五禮申明冊內。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爲上丁訖。其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行狀。乃其任杭州教授日所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卻無此條。恐是前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卽乞先於儀內改下丁字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有所依據。

本寺檢照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知興元府李防上言。檢會臣十年前八月上旬。奉勅差攝光祿卿。於國學釋奠行事。是年社在八月下旬。尋問得主事人云。就上丁先釋奠。直至下旬方祭社。如此則顯合禮經。深符祀典。臣竊見自來諸道州府春秋釋奠。只用社前一日行祭。不以上下次丁爲準。至有社在中下旬者。釋奠亦隨之。因循旣久。有違典故。望下禮官詳定。禮院言。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上旬丁日也。今若以社定日。有違禮例。望如防所奏。申諭諸路從之。又政和四年。臣僚上言。竊以朝廷風化。遠及海邦。以陶士類。尊道貴德。振古未聞。然則祀先聖先師之日。宜有定期。昨頒禮之初。偶因有司失於照

應立文差舛。遂致州縣遵奉不一。臣伏覩五禮新儀內二十一卷序例時日。釋奠文宣王以仲春秋上丁。又一百四十六卷曰。州縣以春秋。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去年六月。奉寧軍申。兩項異同。合如何遵用。禮部符稱係字畫訛舛。合依序例用上丁。緣天下州縣多依一百四十六卷時日。仲秋用下丁。緣仲秋小盡。下旬內無丁。卽有用季秋上丁者。又有拘仲秋之文。而復用本月中丁者。若不明遍牒行下。切慮因循。有失禮典。臣愚欲乞聖慈。特降睿旨施行。所貴遵用歸一。取進止。奉聖旨。依奏。本寺勘會合照應前項已降指揮施行。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肆犧尊肆。著當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降舊本。尙仍其書。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卽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或只將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并將舊本批鑿。庶幾明白。不致疑誤。

本寺看詳此項。欲從本官所申。

一祭器。淳熙頒降儀式。並依聶崇義三禮圖樣式。伏見政和年中議禮局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度精密。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說印造。頒付州縣遵用。今州縣旣無此本。而所頒降儀式印本。尙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欲乞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今州縣依准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鉛錫雜鑄。收還舊本。悉行毀棄。更不行用。本寺勘會。欲依本官所申。將本寺禮器圖印造。同祭祀儀式行下。隨州縣事。如欲改造。卽照應依式製

造施行。

牒請詳前項太常寺牒內備坐到事理遵守。逐一施行。具狀供申。謹牒。

紹熙五年八月日牒。

從政郎潭州善化縣丞權察推嚴觀察推官闕、承直郎武安軍節度推官王、文林郎潭州觀察支使王、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連、朝散郎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富、朝奉大夫通判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林、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

州縣釋奠

至聖文宣王儀

時日

齋戒

陳設

省饌

行事

時日

州縣以春秋二仲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前一月。檢舉關所屬排辦。新潭本增云：釋奠前期，行事執事官引行事於學之講堂訖退。

齋戒

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一日於廳事，其一日質明赴祠所宿齋，唯釋奠事得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州縣長吏。闕以次已齊而闕者，通攝其事。新潭本增云：其陪位官充。

陳設

前釋奠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地之宜。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外，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府則設樂州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幣以祝板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菹，在前，乾棗，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荀菹，葵菹，蒿菹，次之，第一行韭菹，第三行，菱，在前，茨，次之，右十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魚醢，在前，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醢，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脰，兩體，兩肅，兩肩，兩脇，次之，一在豆前，實以豕脰，七，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脰，兩體，兩肅，兩肩，一在左端，肘肺，三次，之，腸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脰，兩體，兩肅，兩肩，一在右端，肅肺，九，橫載，胾，胾，在下端，胾，胾，在中，一實，以豕脰，一，代胾，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肅，在上端，籩二，籩二，在籩豆外，二俎間，籩在左，籩在右，籩實以黍稷，稷在黍前，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位酌尊之東，犧

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幕爲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象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汎齊各以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幕。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臠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羹次之。俎一。在籩豆間。豕腥肉。簠一。在籩前。稷以簋一。在豆前。黍以爵一。在籩豆之前。兩廡各設象尊二。漆尊以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壘篚者位於其後。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祝位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設初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饌

前釋奠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膳。詣廚視滌漑訖。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刻。行事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凡行事執事官升自東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東階。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三獻官詣皆贊禮者引。

鄒國公神位前。並如上儀。降復位。樂止。贊者引終獻詣洗升殿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終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洗盥手。悅手。分獻殿內及兩廡諸神位。朱文公云。獻十哲者由東階升。獻兩廡者由兩廡之階升。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分獻訖。俱復位。贊者引初獻升。皆詣東序。西向立。執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按王氏胙俎各減正脊橫脊。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爵飲卒。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唱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板。奠於瘞坎。贊禮者曰。可瘞。奠土半坎。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

神位

至聖文宣王正位
前

西壁並東向北上

鄆公冉耕_{第二}

齊公宰予_{第四}

徐公冉求_{第六}

吳公言偃_{第八}

陳公顓孫師_{第十} 咸淳三年陞此
國公配享今合陞此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鹿子書監院啟

並白國

兗國公 鄆國公 沂國公 鄆國公 並白國
西配西位 西配西位 西配西位 西配西位 並白國
向位向位 向位向位 向位向位 向位向位 並白國

東壁並西向北上

費公冉閔_{第一}

薛公冉雍_{第三}

黎公端木賜_{第五}

衛公仲由_{第七}

魏公卜商_{第九}

殿下兩廡神位圖

單父侯宓不齊^{第二}
高密侯公冶長^{第四}
北海侯公哲哀^{第六}
曲阜侯顏無繇^{第八}
共城侯高柴^{第十}
壽張侯公伯寮^{第十二}
益都侯樊須^{第十四}
鉅野侯公西赤^{第十六}
千乘侯梁鱣^{第十八}
臨沂侯冉孺^{第二十}
沭陽侯伯虔^{第二十二}
諸城侯冉季^{第二十四}
濮陽侯漆雕哆^{第二十六}
高苑侯漆雕徒父^{第二十八}

東序並西向北上

金鄉侯澹臺滅明^{第一}
任城侯原憲^{第三}
汝陽侯南宮括^{第五}
萊蕪侯曾蒧^{第七}
須昌侯商瞿^{第九}
平輿侯漆雕開^{第十一}
睢陽侯司馬耕^{第十三}
平陰侯有若^{第十五}
東阿侯巫馬施^{第十七}
陽穀侯顏辛^{第十九}
上蔡侯曹卹^{第二十一}
枝江侯公孫龍^{第二十三}
馮翊侯秦祖^{第二十五}
鄠澤侯顏高^{第二十七}

鄒平侯商澤第三
 當陽侯任不齊第三
 牟平侯公良孺第三
 新息侯秦冉第三
 梁父侯公肩定第三
 聊城侯鄆單第四
 祁鄉侯罕父黑第四
 淄川侯申黨第四
 厭次侯榮旗第四
 南華侯左人郢第四
 朐山侯鄭國第五
 樂平侯原亢第五
 胙城侯廉絜第五
 博平侯叔仲會第五
 高堂侯邾貽第五

上邦侯壤九二
 成邑侯石三一
 鉅平侯公三三
 膠東侯后三五
 濟陽侯奚七三
 富陽侯顏九三
 濰陽侯句一四
 鄆城侯秦三四
 卽墨侯公五四
 武成侯縣一五
 沂源侯燕一五
 宛成侯顏一五
 建城侯樂一五
 堂邑侯顏一五
 林慮侯狄一五

臨朐侯公西興如第十第六

內黃侯蘧伯玉第十第六

長山侯林放第十第六

南頓侯陳亢第十第六

陽平侯琴張第十第六

博昌侯步叔乘第十第七

中都伯左邱明第十第七

臨淄伯公羊高第十第七

乘氏伯伏勝第十第七

考城伯戴聖第十第七

曲阜伯孔安國第十第八

成都伯揚雄第十第八

岐陽伯賈逵第十第八

扶風伯馬融第十第八

高密伯鄭康成第十第九

鄆城侯孔忠第十第五

徐城侯公施之常第十第五

臨濮侯秦非第十第五

華亭侯申根第十第六

文登侯顏噲第十第六

濟陽侯孔鯉第十第六

泗水侯荀況第十第七

蘭陵伯穀梁赤第十第七

睢陵伯高堂生第十第七

萊蕪伯毛萇第十第八

樂壽伯劉向第十第八

彭城伯鄭衆第十第八

中牟伯杜預第十第八

緱氏伯盧植第十第九

良鄉伯盧植第十第九

任城伯何休第十二

偃師伯王弼第十四

新野伯范甯第十六

汝南伯周惇頤第十八

伊陽伯程頤第一

郿伯張載第二

徽國公朱熹第四

開封伯呂謙第六

咸淳三年陞潁川侯顥孫師于十哲。其金鄉侯澹臺滅明元居從祀位第二。今陞爲第一。其周、張、程、朱五君子係淳祐改元陞從祀。續臣寮劄子及國子監集議改正。今序係周、程、程、張、朱。景定二年陞華陽伯、開封伯。今陞新安伯、溫國公。又準指揮。依文公六贊定序。則當以周、程、程、邵、張、司馬爲序。

蔡度第十九

王肅第三十

杜預第五十

蔡伯第七十九

程頤第九十九

程頤第一百

張載第一百

張載第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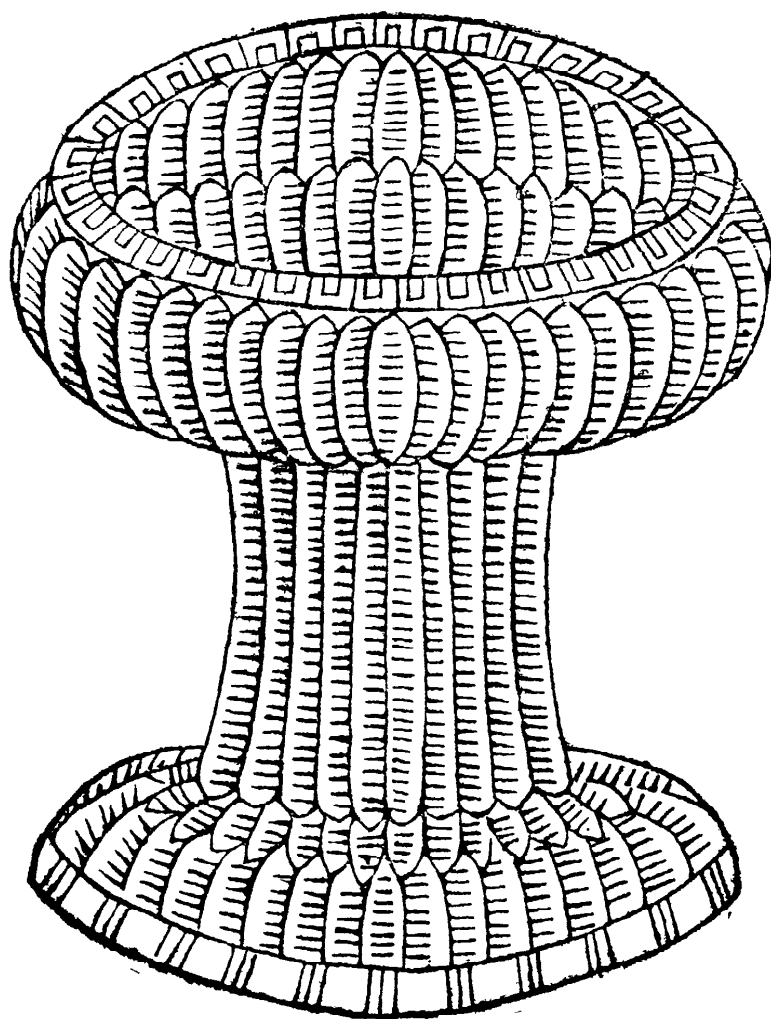
張載第一百

張載第一百

張載第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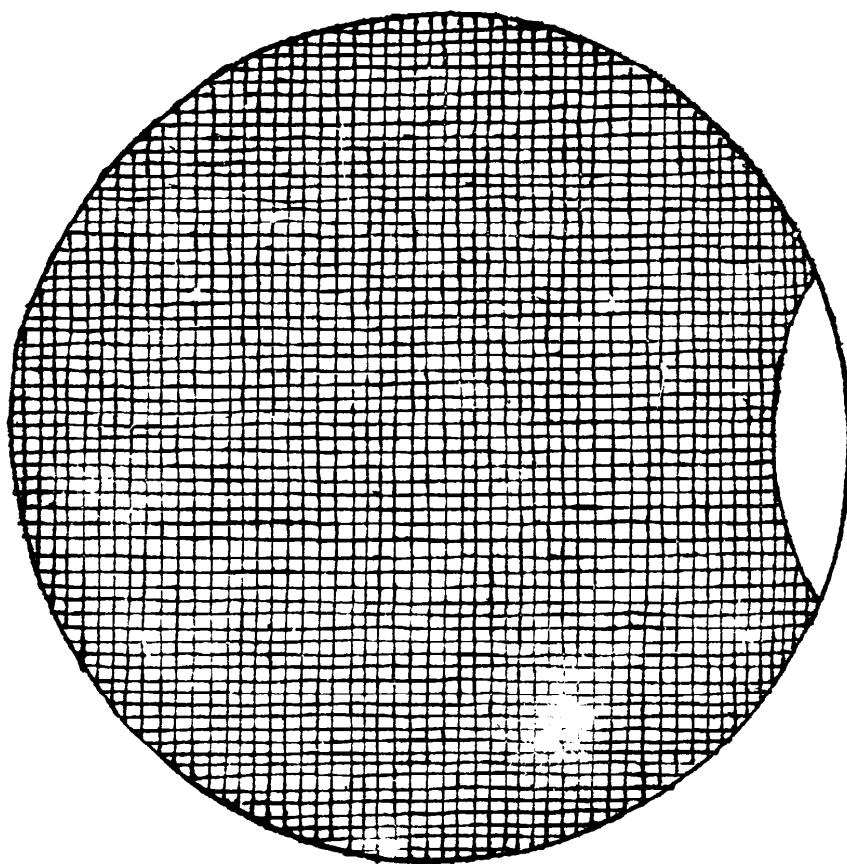
禮器圖

簋



簋高下口徑深淺。並依豆制。
鄭氏謂簋以竹爲之。豆以木
爲之。爾雅之說亦然。

簪巾



簪巾用綌。元被纁裏。圖一幅。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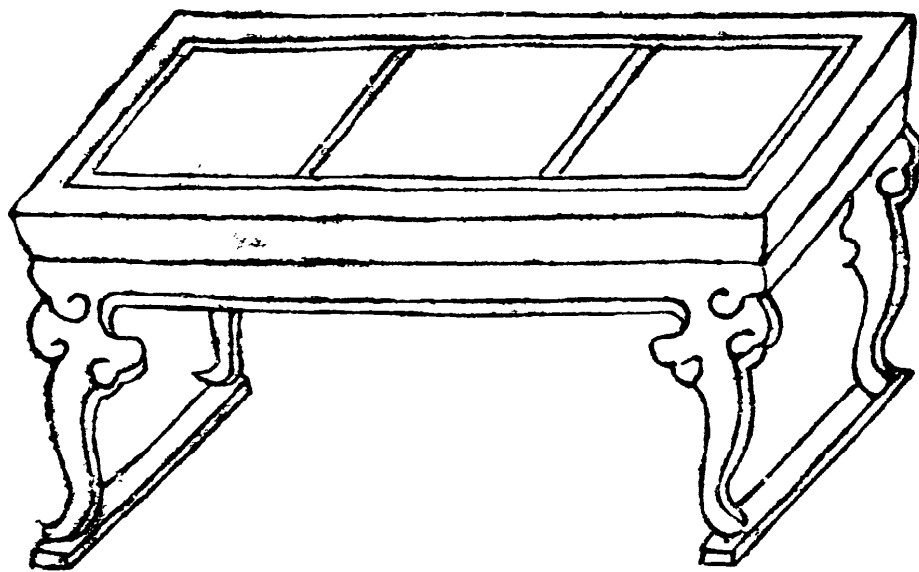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商
玉豆周獻豆說者謂楬豆無
異物之飾而獻豆加疏刻之
工夏以楬商以玉周以獻時
有文質故所尚異也今取博
古圖制參酌周豆範金爲之
承檝以圓而圈足稍大紋理
疏簡庶合獻豆疏刻之說豆
并蓋重四斤一十四兩口徑
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
深一寸四分足徑五寸一分

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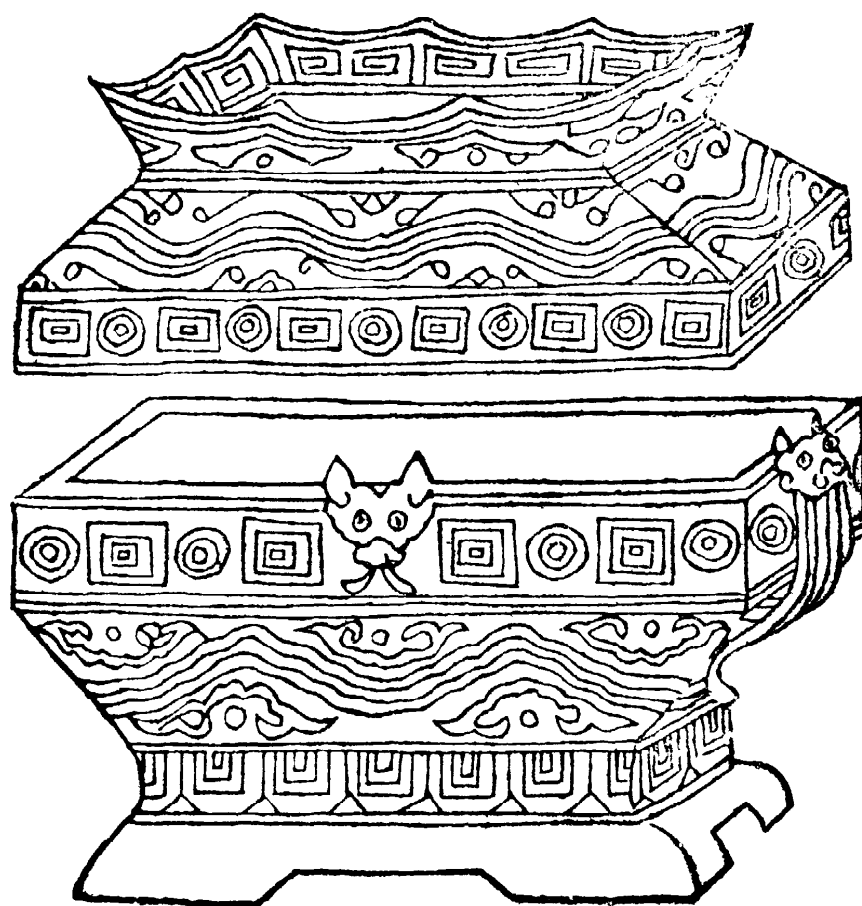
紹興州縣釋奠儀圖



俎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漆兩端以朱，中以黑。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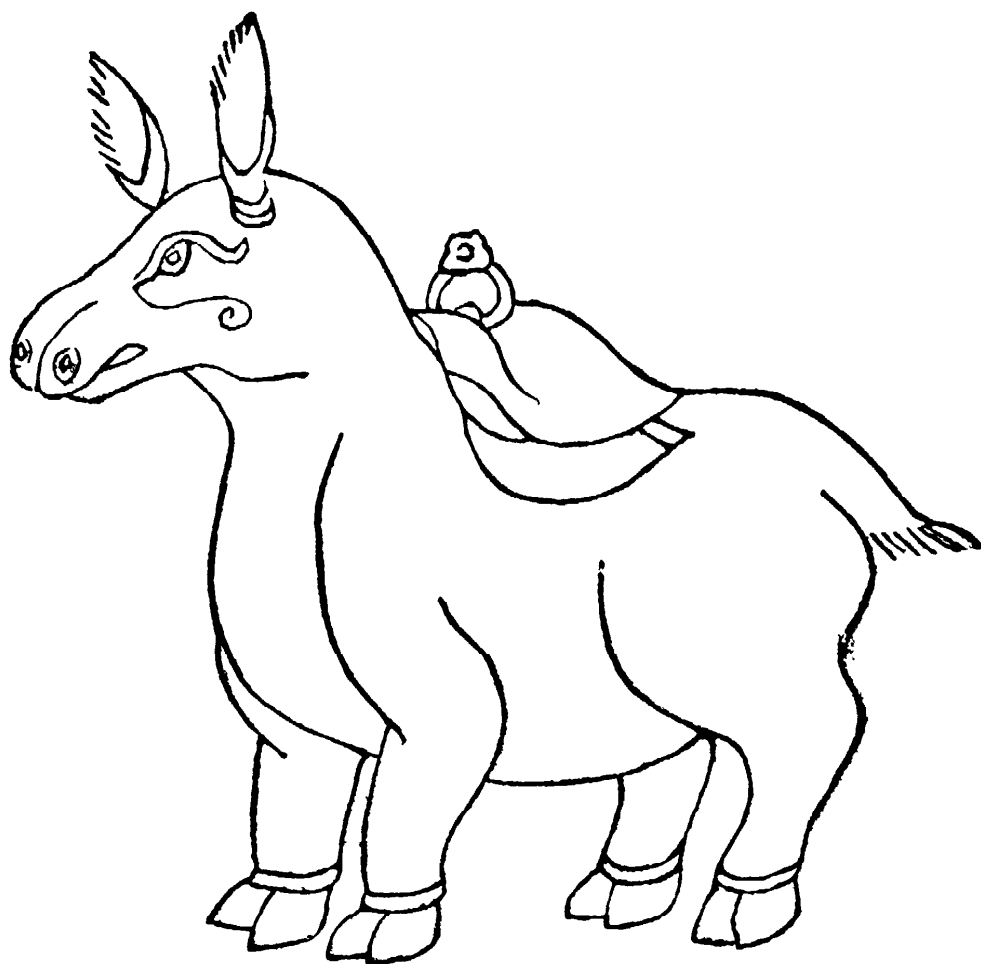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簠并蓋重一十三斤二兩。通蓋高
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
一尺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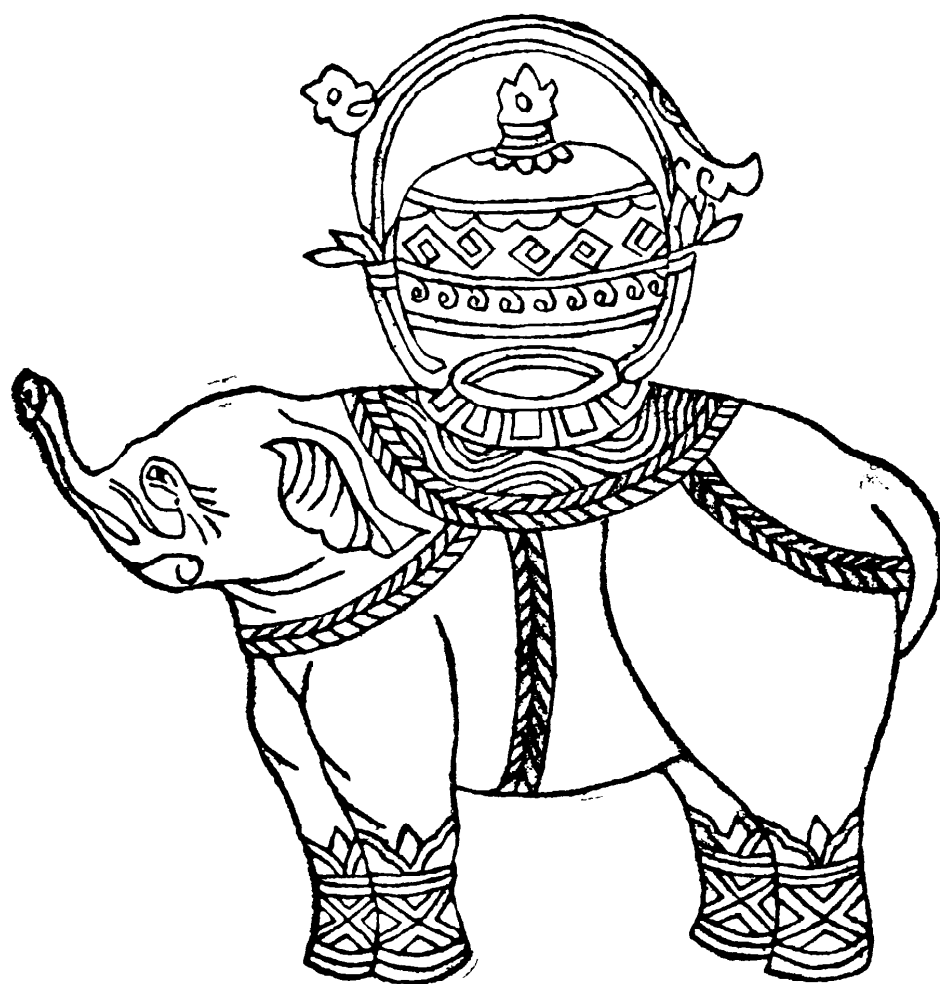
犧尊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犧尊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口徑二寸四分。頭至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耳闊八分三釐。深三寸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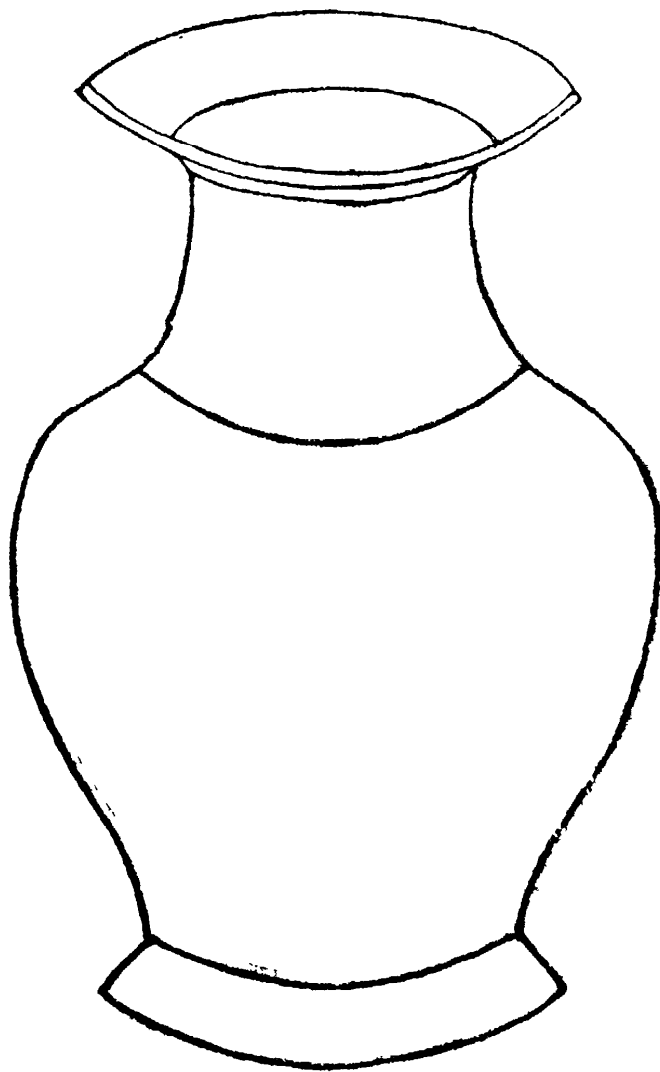
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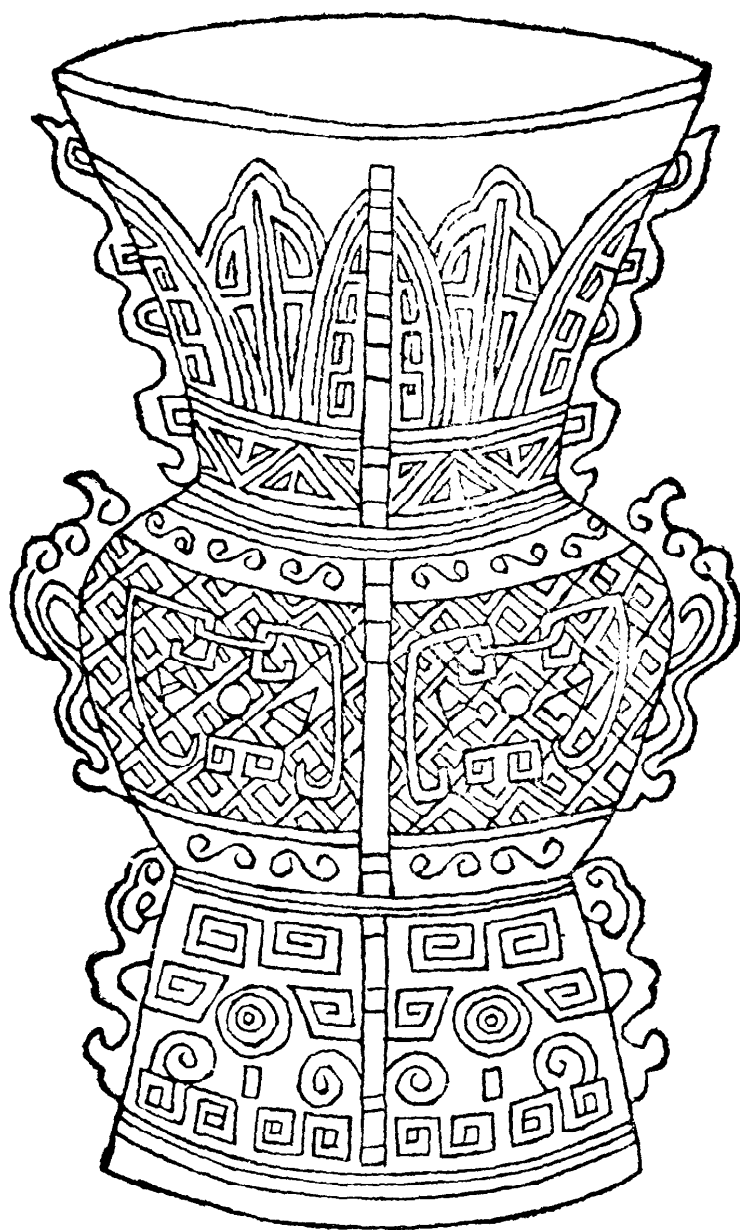
象尊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
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
寸二分。耳長一寸九分。深四
寸九分。

太尊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太尊通足高八寸一分。口
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
分。足徑三寸八分。深六寸
五分。



山尊重六斤四
兩，高九寸八分
五釐，口徑六寸
七分五釐，深七
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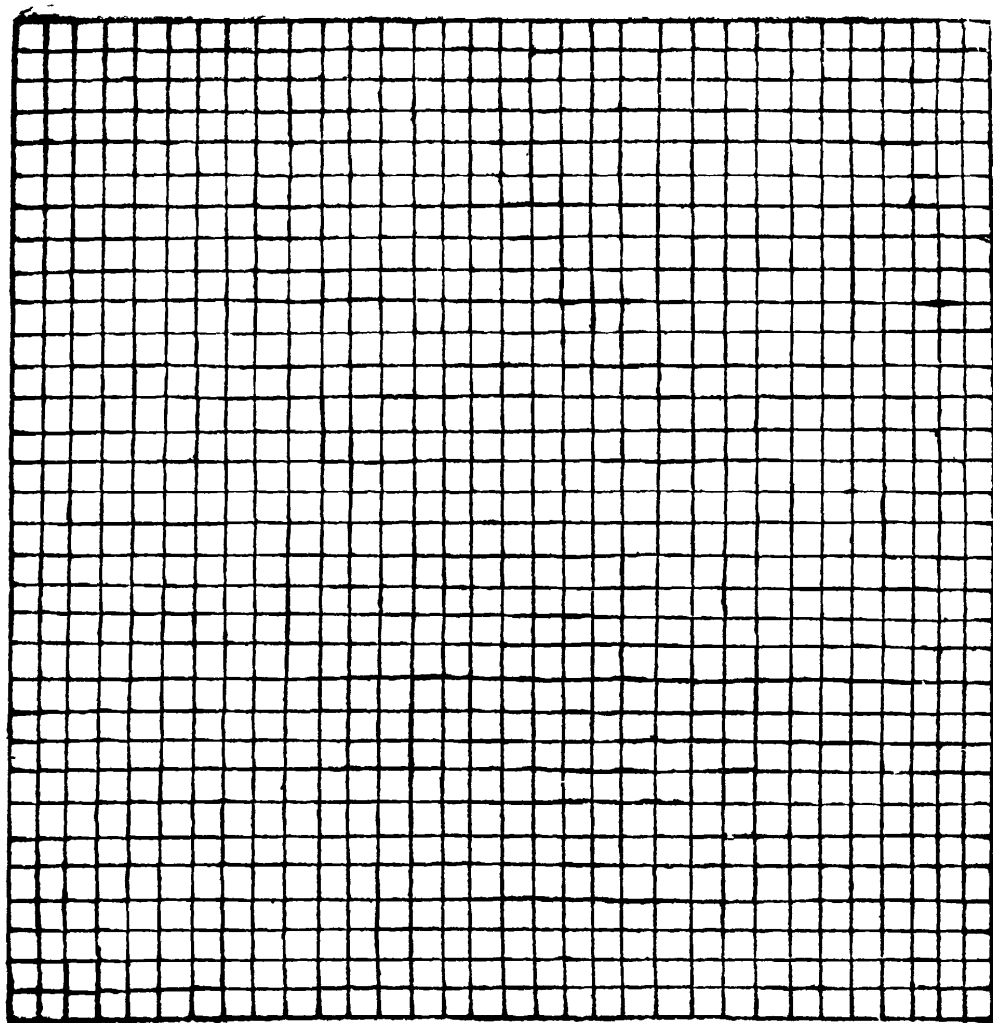


著尊重四斤七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三分。



壺尊重四斤一兩二錢。
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
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
一分。

幕尊疏布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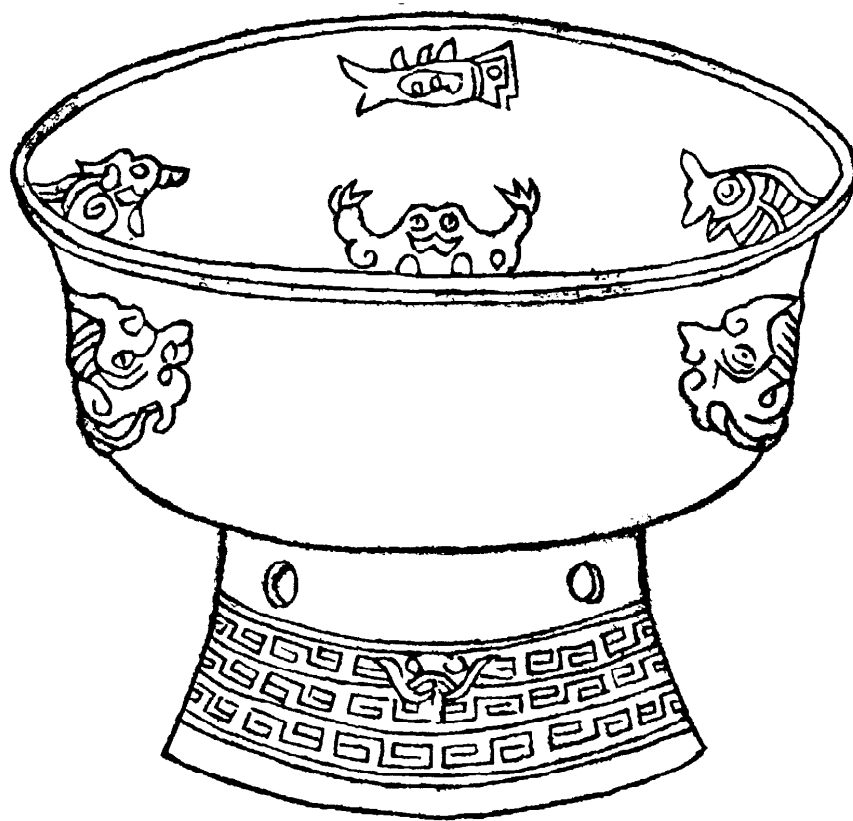
幕尊疏布巾。三禮圖。布
之幅二尺有二寸而圓
之。今以布一幅。取方爲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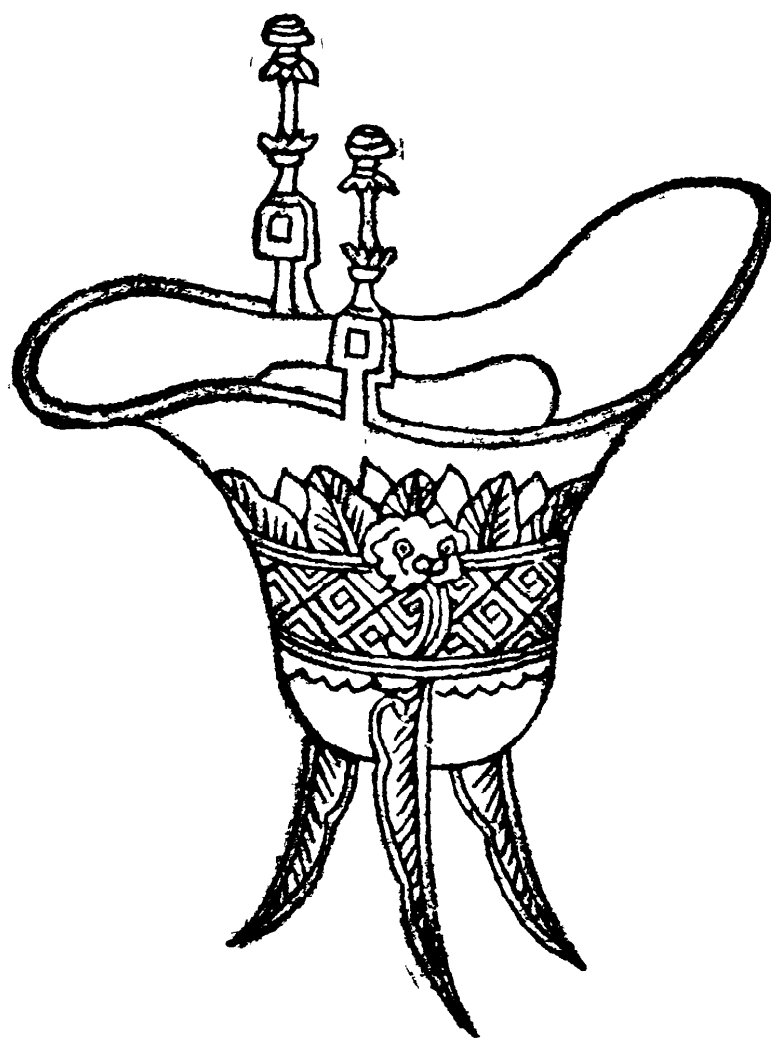
洗罍重十二斤，通足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

洗

紹興州縣釋奠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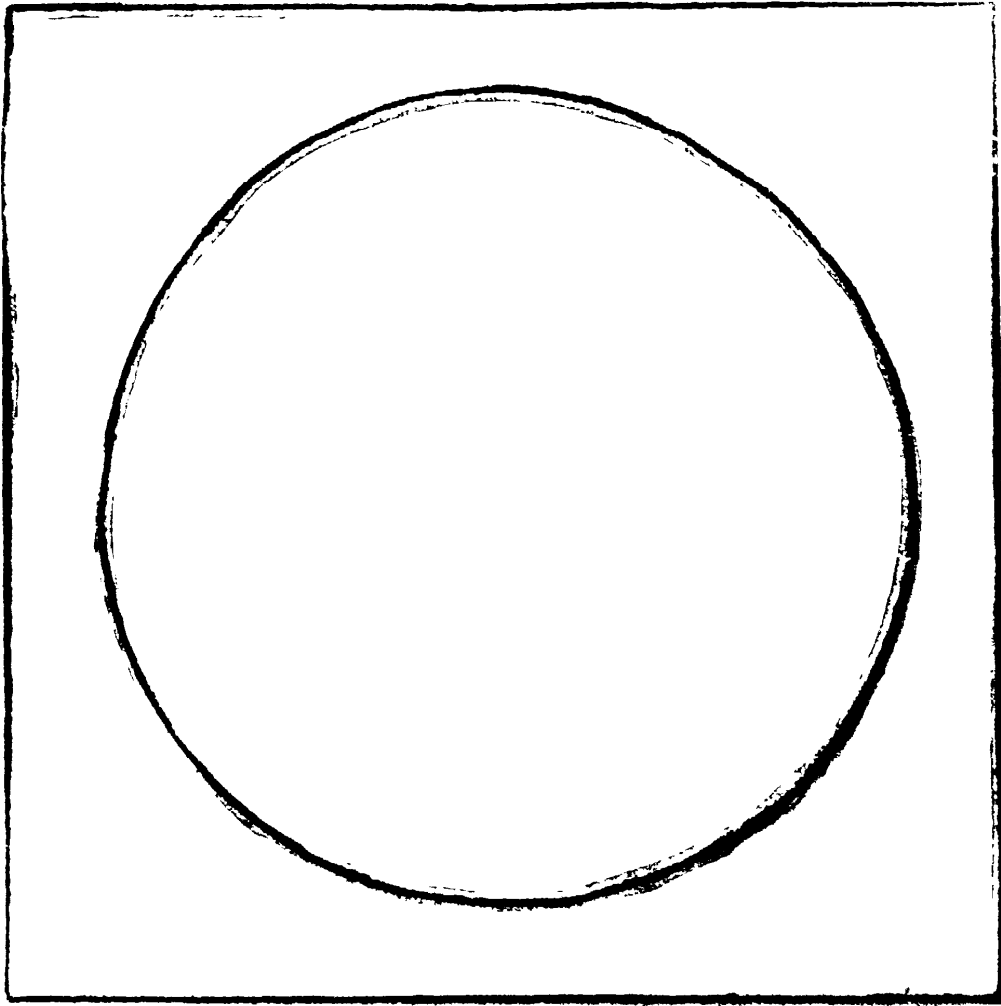


洗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
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足口徑八
寸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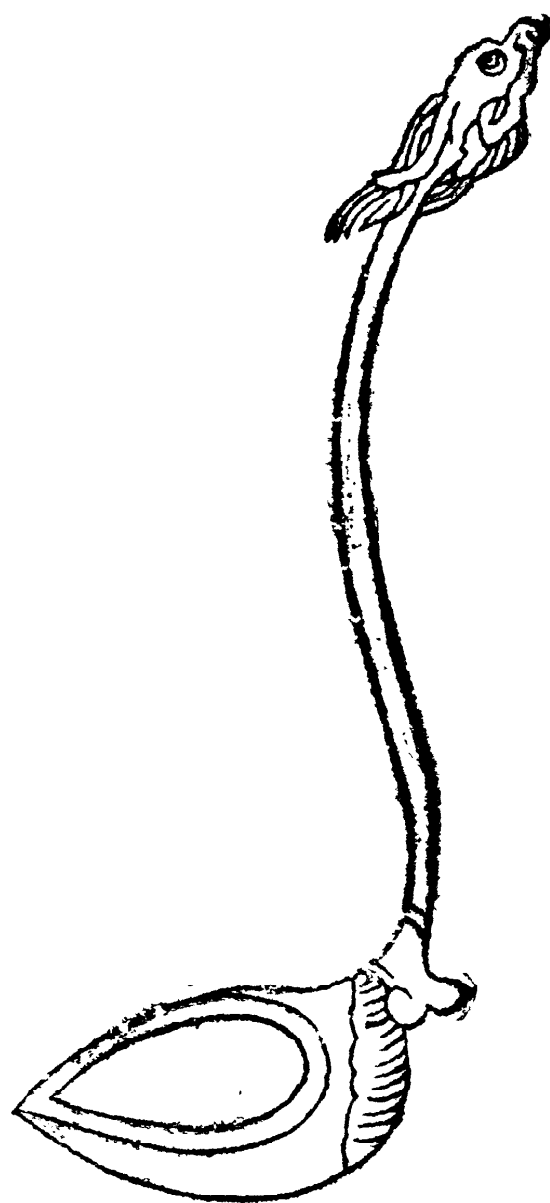
爵重一斤八兩。通柱高八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鑿。爵玷其形方縱。廣各九寸二分。以銅爲之。重二斤九兩。

祝板坫 爵坫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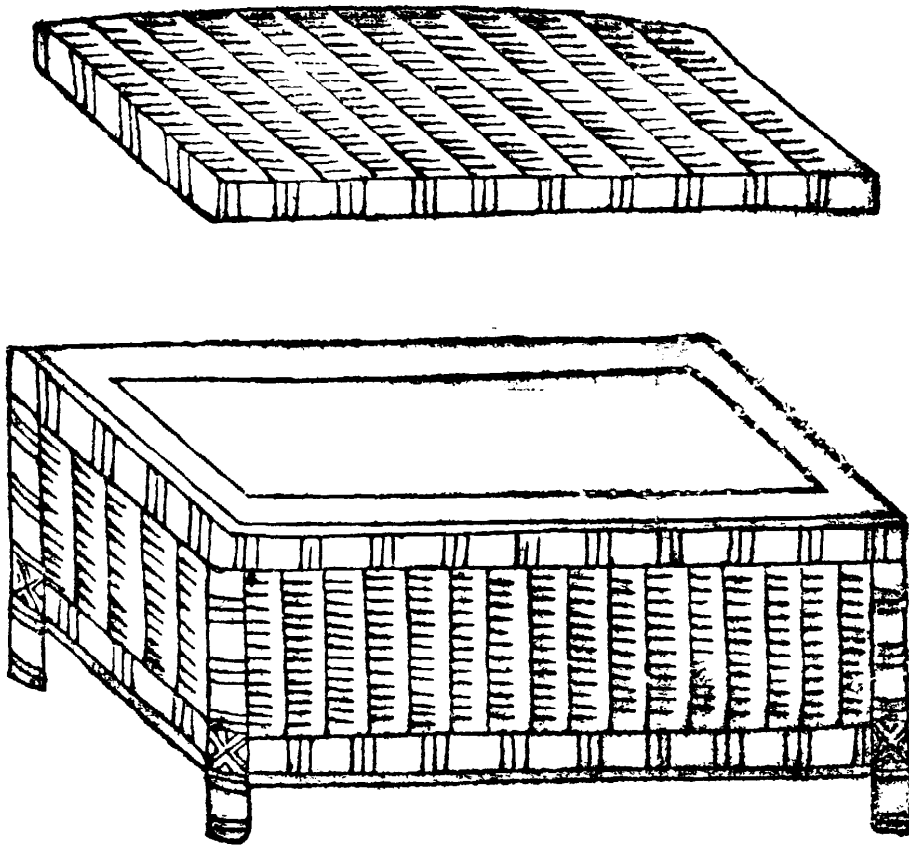


祝板坫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三禮圖謂坫以致爵。亦以承尊。今板載祝祠。爵備酌獻。必審所處而置焉。示欽謹祀事之意。有占之義。故謂之坫也。今範金爲之。其體四方。措諸地而平正。製作簡古。宜爲定式製造。

龍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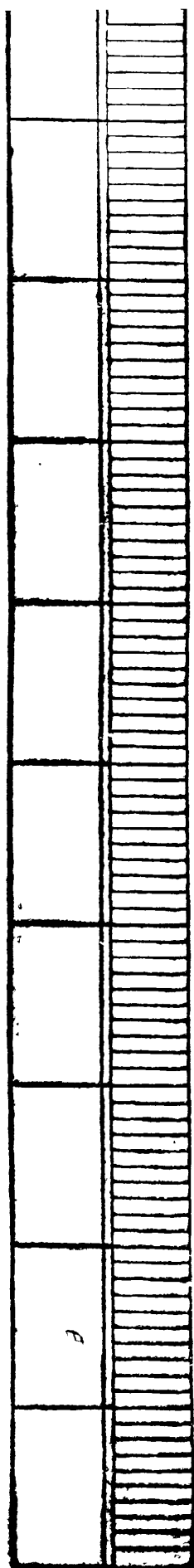


龍勺重一斤。勾口徑闊二寸一分。長二寸八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酌獻盥洗皆以勺挹之。



簠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簠以竹爲之。用於薦物而有節焉者也。幣帛之將。織文之貢。爵觶之設。苴茅之頒。冠婚飲射之禮。無不用焉。鄭氏謂簠竹器如筥。廣韻以筥筭爲小籠。說文所謂簠如竹篋者是也。今祭祀之間。奉幣奠爵。皆以是致恭欽之意。舊圖所載。長廣高深。未知所據。今所製造。特加細密。

道禮器尺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先聖廟林記

屈大均著

先聖廟林記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魯恭王聞樂於此故名。此孔廟之大略也。廟大門東有衍聖公府。其堂曰詩禮。旁則四氏弟子有學焉。自縣之北出圭門四里許。度橋至漸門。門與圭門相直。是爲孔林。輦路廣十餘丈。有石闕六楹。其左有孔彪、韓勅二碑。韓勅碑與禮器碑皆爲漢隸第一。摩挲久之。石表石人各二。石獸四。獸作仰號之狀。三蹲一立。甚奇古。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所造。或以前二爲角端。外一立者狀若抵觸。爲神羊。內一爲馭馬。人則方相之類。左執笏。右者帶劍。皆古衣冠。越數里。紅牆繚繞。悉在松柏陰中。第三坊有樓觀臨之。下有篆曰至聖林。入坊而東。稍北有洙水橋。洙水橫穿林中。經夫子墓前數十步。乃出林。水甚小。一溝瀆耳。古所謂洙瀆是也。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洙水小。冬輒乾涸。故浚之。然今竟絕流。水經注所謂西合於泗水者。不可見矣。或以爲似古魯城之隍。非泗水分流者。故浚之。未知然否。橋里許有享殿。亦曰思堂。堂後一楮樹。高三丈五尺。圍四尺。子貢獨居時所植者也。楮與檜生意皆存。而檜之榮茂。獨與興王相應。此梁木也。萎而不萎。蓋夫子之元氣在焉。昔人言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元氣者。乾道之變化。正其性命。而可以各正萬物之性命。太和之所保合。故久而復榮。顏子春生。其道爲復。故爲乾之長子。子貢與諸賢。有復有不復。徵諸草木。而可以見其仁之所至矣。述異記言曲阜有顏回墓。墓上石柁二株。大三四十圍。枝葉暢茂。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蓋亦於檜具體而微者乎。從楮樹折而西上。爲子思墓。東上少南。爲伯魚墓。西折而稍上。則夫子冢。冢高一丈二尺。有漢刻石。又有宋刻文。曰至聖文宣王墓。石在漢石之前。其壇石厚可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數。共四十有九。亦韓叔節所造。弟子舊於冢前。以甒甓爲祠壇。方六尺許。與地平。

故叔節易之以石也。子思墓前二石龕，徑三寸，深半之，居攝元年二月所造。其石案石鱸，在夫子冢前者。元至治二年祭器也，有銘存焉。墓西一室，爲子貢廬墓之所。史稱孔子沒，弟子心喪三年，既畢，乃相訣而去。或復留，則廬墓者不止一子貢。子貢則六年也。子貢當時實主喪，故將歸而入揖之。其後子貢歸，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斯亦因子貢而興起者也。史又稱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當夫子沒之明年，爲魯哀公之十有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爲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而學者當時惟以冢爲歸，依依不舍。司馬遷云：予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冢，是也。冢今作家，非也。其時家已爲廟堂久矣。冢地甚寬，孟子之所謂場，故可以習禮也。中凡廣十里。伯魚子思二墓相去十步許，規制甚小。蓋皆馬鬣之封。夫子則若堂矣。孫毓所謂孔子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者是也。然當時子夏等行夫子之志，三斬其板而止，僅高四尺如防墓。後人增益之，故今高一丈二尺耳。古木多不可名，皆弟子四方之植。其合抱者，舊有十餘萬章。多柞枌，雜離女貞五味，臯檀之屬。下無刺人草，上無鳥巢，洵可異也。墓西北有白兔溝，二白兔石也。似兔非兔，狀亦怪。記稱秦始皇伐林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兔出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故後世爲白兔以守之。溝本在曲阜西八里，此亦以名。此孔林之大略也。林東三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研臺井，卽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皇覽謂諸弟子房舍井竈猶存。漢光武嘗坐其中，是也。斯地也，中據二水之勝，而馬鬣山別委三峰於前，如筆架然。又乃天造地設之奇，故爲斯文所根本。義

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在此地數里之內。蓋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爲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爲尼山。以盤礴於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爲天下之文明。噫嘻。奠中國之神皋也哉。尼山有五峰相連。曰五老峰。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峰名五老。中峰尼邱最高。其顛如玉屏。而微窺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孟。所謂首上圻是也。維嶽降神。竝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之東三里。爲顏母山。其西五里。爲昌平山。是爲尼山之內翼。其外羣山繚絡。在南者。爲鳧。爲嶧。爲九龍。在東者。爲妒溝。爲陪尾。爲蒙。爲夾谷。在東南者。爲防。在東北者。爲臨樂。在北者。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邱。爲徂徠。爲龜。爲石門。是爲尼山之外翼。而九仙山爲小屏。泰山爲大屏。其西廓然淺壟。平阜依稀。環抱若宮牆。若城郭。周遭數十百里。望之不窮。論者謂凡山皆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水出於尼山。逕闕里之南。西流。匯於達泉。溢於雩水。行七十里。入於泗。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於孔林。入於沂。泗水出於陪尾。逕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於沂。入於濟。汶水有三源。其出於仙台原三寨村者。皆西流。合於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注於洸。而南入於濟。是則山水皆逆矣。山水皆逆。使中原之氣脈。盤旋而不直下。以爲生聖生賢之本。其與易之逆數相合乎。王充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卻流。蓋反而朝宗之意。亦一逆也。斯地也。山水之靈異。蓋路史所云空桑。又曰堯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以爲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曰。汝產必於空桑。干寶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令名孔

竇在魯南山之穴。南山者，尼山也。穴在尼山之西，卽坤靈洞也。洞有三門，其中一室，廣可兩楹，有石牀、石枕、石几，皆天成。卽孔竇也。孔竇一作空竇，而竇或作瀆，與顏母井不遠。魯相史晨勅瀆井復民，飾治桐車馬於瀆上，擬守井舍吏四人。又其碑云：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是也。大冢者，或少昊之陵也。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然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山。軒轅山者，必闕里之東北壽邱也。考黃帝生於壽邱，其旁今有景靈宮焉。實祀黃帝，然則黃帝素王，皆生於空桑，蓋不止一伊尹也。然素王之稱者何？傳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水精者，黑帝也。孔子稟黑帝之精，以水德王，在易爲坎之德。坎在艮下，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夫子應蒙象而爲師。坎之水，則沂之深也。艮之山，則尼邱之高也。童蒙之吉，則顏曾之賢也。噫，嘻，惜乎！吾不及其時，執經問業，與諸子揖讓於其閒，履斯遺迹，其安能已於低徊而不能去也哉！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

清廣甯郎廷極紫衡著

世多稱孔門弟子七十二賢。祀於文廟。大都以家語有七十二弟子解一篇。又文翁石室圖。亦列七十二人。遂相沿襲。然就家語篇中所敘述悉數之。已有七十六人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因備次其名姓。今以此三書參考異同。如顏何、顏高、即家語顏刻、秦冉、鄭國、鄒單、即家語懸宣、公伯僚、論語僚作寮、申黨、顏祖、孔忠、即家語申績顏相孔弗、原亢籍、即家語原桃今祀原亢、史記所有而家語所無也。琴牢、陳亢、顏刻、薛邦、懸亶、申績、孔弗、原桃。則家語所有而史記所無也。其姓名字義微別者。如史記密不齊。家語密作宓。今祀宓。下文不敘史記家語。俱倣此。曾蒧、蒧作黠。今祀從黠。南宮括、括作韜。今祀從韜。司馬耕作、司馬黎耕。顏無繇作顏繇。巫馬施、施作期。顏幸、幸作辛。今祀從辛。公良孺、冉孺、孺並作儒。公孫龍、龍作寵。公祖句茲、作公祖茲。漆雕哆、哆作侈。漆雕徒父、作漆雕從。壤駟赤、壤作穰。石作蜀。作石子蜀。后處、后作石。公夏首、首作守。奚容蒧作奚蒧。公堅定、作公肩。今祀公肩定。句井疆、句作句。罕父黑、罕作宰。榮旂、旂作祈。縣成、縣作懸。樂欬、欬作欣。左人郢、作左郢。燕伋、伋作級。邾巽、巽作選。公西輿如、作公西與。尤人所易曉。若文翁之圖。視家語多蘧瑗、林放、申枏、秦冉、顏何、五人。視史記多蘧瑗、林放、申枏、琴張、琴牢、陳亢、六人。而家語之多于文圖者。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邾選、懸成、八人。史記之多於文圖者。公西輿如、鄒單、原亢籍、公堅定、公夏首、句井疆、邾巽、縣成、公伯僚、九人。考之隋以前。孔廟止顏子一人配享。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止于闕里。

兩廡先賢先儒

東

澹臺子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史記。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家語。作少孔子四十九歲。

原子憲。字子思。家語。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卒後。隱于衛。史記註魯人。

南宮子适。魯人。字子容。适。左傳作說。

商子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

漆雕子開。家語。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史記。字子開。註作魯人。

司馬子耕。宋人。字子牛。

有子若。家語。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註。一字子若。史記。少孔子十三歲。

巫馬子施。少孔子三十歲。家語。陳人。字子期。史記。字子旗。註。魯人。

顏子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文廟從祀考

曾子卹。字子潛。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衛人。鄭元曰。楚人。

秦子商。家語。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董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按。不慈。左傳作丕茲。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

顏子高。史記。字子驕。家語顏刻字同。

壤駟子赤。家語。字子從。史記。字子徒。註。秦人。

石作子蜀。字子明。家語註。成紀人。成紀。秦地也。

公夏子首。史記。字乘。家語。字子乘。並註魯人。

后子處。史記。字子里。齊人。家語。字里之。

奚容子箴。史記。字子皙。註。衛人。家語。字子偕。

顏子祖。字襄。註。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句井子疆。史記。家語。並註衛人。家語註。字子疆。

秦子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

縣子成。史記。字子祺。家語。字子橫。並註魯人。

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家語。註。魯人。

燕子伋。史記。字思。家語。字子思。註魯人。

樂子欬。字子聲。註。魯人。

狄子黑。史記。字皙。家語。字皙之。註。一作字子皙。衛人。

孔子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孔弗字同。

公西子戲。史記。字子上。家語。字子尙。並註魯人。

顏子之僕。史記。字叔。家語。字子叔。並註魯人。

施子之常。史記。字子恆。

申子枏。史記。申黨字周。家語。申續字子周。並註魯人。

羅氏從彥。字仲素。南劍州人。稱豫章先生。明萬曆年祀。

朱氏熹。字元晦。婺源人。

呂氏祖謙。字伯恭。婺州人。稱東萊先生。

蔡氏沈。字仲默。建陽人。

許氏衡。字仲平。元時河內人。稱魯齋先生。

陳氏獻章。字公甫。新會人。稱白沙先生。明萬曆年祀。

王氏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稱陽明先生。萬曆年祀。

西

宓子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

公冶子長。字子長。家語。魯人。史記。齊人。

公皙子哀。家語。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故未常屈節爲人臣。孔子特歎賞之。史記。字季次。

公良子孺。陳人。字子正。家語：賢而好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肩子定。家語：公肩字子仲。史記：字子中。註：魯人。或曰晉人。按：史記、肩作堅。

鄆子單。史記：字子家。家語：懸竇字子象。

罕父子黑。史記：字子索。家語：字子黑。

榮子旂。字子祺。

左人子郢。家語：左郢字子行。史記：字行。註：魯人。

鄭子國。史記：字子徒。家語：薛邦字子從。史以邦爲國者。蓋避漢高諱，而鄭乃薛字之誤也。今宜仍祀薛邦爲是。

原子亢。家語：原桃字子籍。

廉子潔。家語：字子曹。史記：字庸。註：衛人。

叔仲子會。字子期。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穰年相比。二孺子每執筆迭侍夫子左右。鄭元曰：晉人。

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家語：公西與字同。

韓氏愈。字退之。修武人。

歐陽氏修。字永叔。廬陵人。

周氏敦頤。字茂叔。營道人。

張氏載。字子厚。郢人。稱橫渠先生。

程氏頤。字正叔。顥弟。稱伊川先生。楊龜山、羅豫章、皆師之。

胡氏安國。字康侯。崇安人。

李氏侗。字愿中。劍浦人。稱延平先生。朱子受業師也。明萬曆年祀。

張氏栻。字敬夫。緜竹人。稱南軒先生。

陸氏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稱象山先生。

眞氏德秀。字景元。一字希元。浦城人。稱西山先生。

薛氏瑄。字德溫。河津人。明隆慶年祀。

胡氏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萬曆年祀。

按先賢姓名位次。今國子監同。惟琴子牢仍琴張。至先儒位次。考之闕里志所載。及直省學宮之整飭者。並以時代爲敍。乃監中左邱明而下。卽敍濂溪。二程。張邵。朱子。六人。且與左氏並稱先賢。未知始於何時。明宏治間。楊文貞廉居諫垣。建言周程。張朱。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爲識者所非。豈當嘉靖大釐政時。而亦行其議歟。成均首善之地。典禮相沿。自必有據。容再詳考焉。

啓聖祠從祀賢儒

東

顏子無繇。少孔子六歲。史記。字路。家語。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孔子鯉。

程氏珦。字伯溫。

蔡氏元定。字季通。

西

曾子點。史記。字皙。家語。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孟孫氏激公宜。

朱氏松。字喬年。

周氏輔成。

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圓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圓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圓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圓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

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彪。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戛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毋論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況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酎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享。謂大享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問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衆器。統衆成衆。變入丘澤之間。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郊並不僭及。蓋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非子月。其爲啓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又問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惟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秦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義與。

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

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其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勾

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勾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勾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懋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則并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干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云祫。卽是禘也。周禮間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間。卽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

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干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況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干者請也。有大事者。謂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則一如祭法。祇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尙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興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

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圓丘。出王享獻。濫及羣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簪厭之後。遷共祧行。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入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

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閒。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

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牷。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間。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何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祔卒哭祥練禫。纖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卽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祫。夏禘。秋嘗。冬烝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一等。雖國語尙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禴。烝。嘗及大祫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禘。烝。嘗祇是時祭。大祫卽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躡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藹栗。而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雖。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祫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諦視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祫此卽亂祫于禘之所自始然其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祫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祫卽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祫字見于傳文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牲稱春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祫名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祫其所以誤見有祫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祫而讀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祫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祫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祫卽大祫終禘卽三年喪祭是大禘卽祫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祫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祫卽是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于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于祫者正謂有事于廟請得如歲祫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于

祫者。干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祫。指甲而求乙。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祫。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頌玄鳥。祀高宗也。註謂祀者祫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玄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爲祫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祫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禘祫。句祫禘。句祫嘗。句祫烝。句諸侯祫禘。句禘一。句祫一。句嘗祫。句烝祫。句謂天子以春祫爲特祭。禘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祫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祫。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亦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爲祫。而非于時外又有祫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祫。分名爲祫。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一祫祭于五年之間。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祫。謂卽是三年之祫。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祫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子禘祫。句祫。句禘。句祫。句嘗。句祫。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烝。而後祫。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祫。故曰。諸侯祫禘。句禘一。句祫一。句嘗。句祫。句烝。句祫。句總不識時祭之自爲祫。而妄以三年之禘。改名爲祫。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祫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祫而輕禘。天子自喪奠喪祭祇特祭死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祫。而諸侯止有吉祫之祫。而無

大禘之祫。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小祫。曰禘。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祫。而禘則禘祫半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禘祭者。獨春祫一祭耳。蓋禘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禮煩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筮擇。先一日而省眚。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之力。自啓祐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醕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俎。歷有儀節。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進。于堂于祊。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諏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釋。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謾。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況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姬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笱簋鼎鑊。何住何移。禰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一大事也。第不知古來禘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禘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裸鬯。謂之晨禘。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釋。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禘。三名。而不及禘。誠以禮必祫祭。雖喪祭祇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祫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之。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禘。然究不知禘祫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

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墮祭。祭則必祫。蓋祫有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祫在凡祭閒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尙有請者。公羊稱大祫卽是吉祫。左傳稱歲祫。大傳稱干祫。卽是禘祫。王制稱祫禘。祫嘗。祫烝。卽是時祫。此外無祫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祫。限年之禘。豈此祫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祫也。殷祫旣行。又五年而再殷祫。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祫是吉祫。五年之祫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祫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祫爲吉祫。遂判作每三年一祫。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祫。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祫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祫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祫有闕日也。如以忌祫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祫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

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祫起，卽是再祫，乃又增一禘于祫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祫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殷，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十二個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殷，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閒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閒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閒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祫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祫，禘食屬烝嘗，遂倣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

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祫無此義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祫。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朝廟。然後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祫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祫。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祫當祫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祫一主。隨舊祫衆主而並遷焉。而新祫之主。乃得從二祫三親而返于禘宮。則于祫于禘。兩皆泯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誇大也。情有然也。至于大禘。則雖閒五年。而其禮與吉祫等。所異者祭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是遠祧。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馬融、鄭衆、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玄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釋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祫祭于祖。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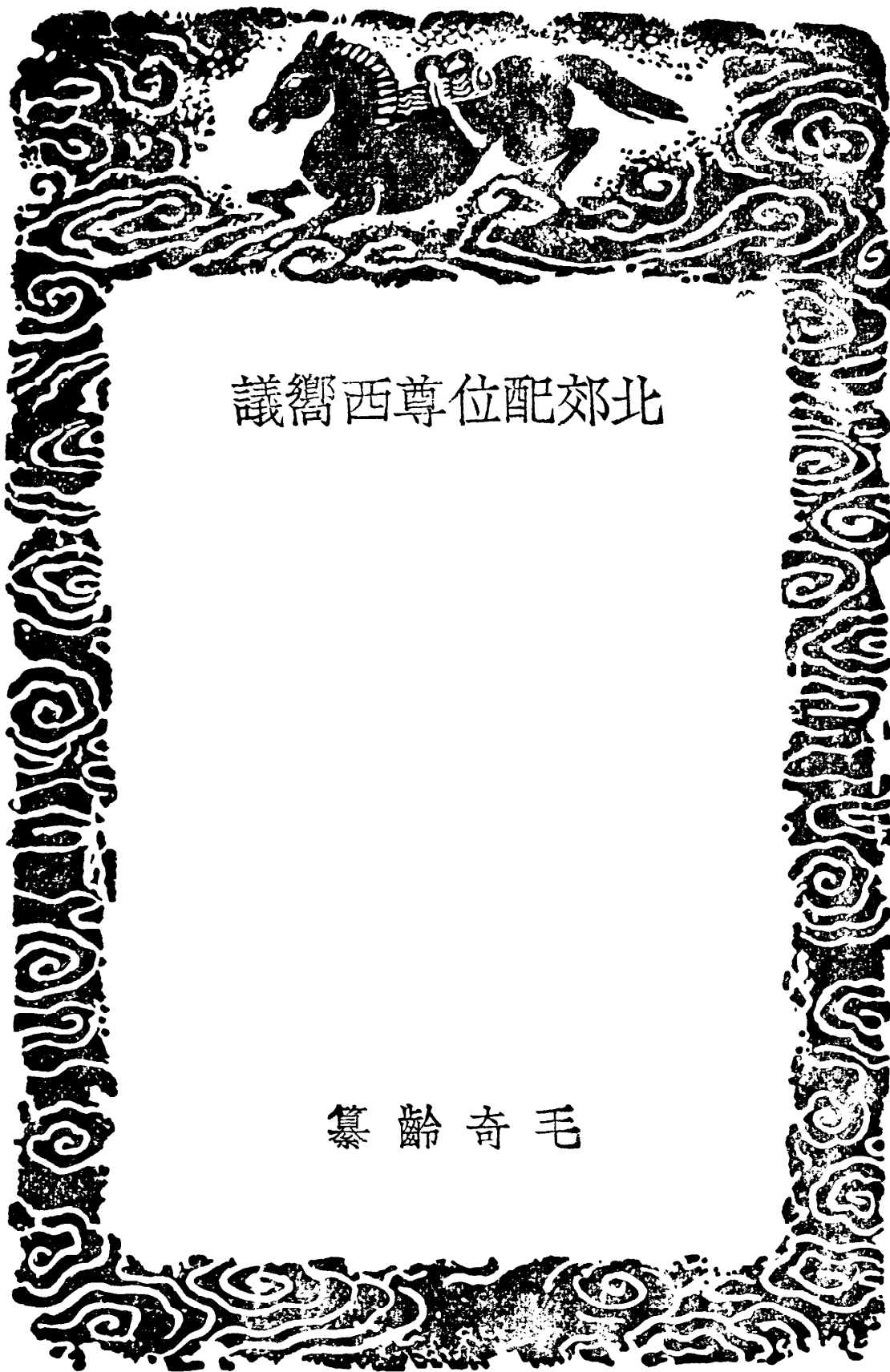
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祫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祫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玄欲爲禘大禘小之說。謂禘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繭栗。爲相左矣。謂禘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卽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卽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議嚮西尊位配郊北

纂齡奇毛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北郊配位尊西嚮議

目錄
起
六條
議

清 毛奇齡纂

予濫受館職。值國家繼世之後。禮樂明備。且西南方闕。無考定典制諸事。惟有郊壇配位。以太常卿所奏下議。謂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南北所向各異。而三祖配位。皆東一西二東三。以次旁設。則一偏東上。似乎北向之位。不無左反。因之羣議改正。館中諸先輩皆謂南向東配。北向西配。不宜南北兩向俱是東配。然且各執意見。有言無北郊者。有言北郊不當北向者。有言北郊無配者。皇上亦疑于衆說。間以配地有無詢學士徐公。徵其是否。乃卒遲久不能決。以終無一定之禮可憑據也。合肥相公時方爲少宰。請召賓客于臥遊之堂。酒半。謂予曰。有北郊否。曰。有之。周禮言方澤祭法。言泰折皆北郊也。當北向否。曰。當北向。國社對北壙。亳社對廟屏。皆北向也。配位皆東上。何解。曰。有解。陽位上左。南向之左當在東。陰位上右。北向之右亦當在東。皆東上也。曰。是矣。第禮必有儀。此可爲儀乎。指酒桌曰。假使南桌東坐賓。北桌亦東坐賓。則人必以我爲非禮也而去之矣。且此亦何據而云然也乎。曰。有據。何據。曰。據曲禮曰。誰不讀曲禮而敢言是。顧四坐曰。坐有習禮經者乎。四坐默然。轉向予曰。試誦諸曰。曲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誦未既。公慨然曰。有是哉。禮之無所不備也。然而席皆上西。今配位皆上東。又何也。

曰。此在西漢之末。原有取曲禮之說。一皆上西。而其後鑒其誤而概反之。故一皆上東。皆上西者。據曲禮。皆上東者。據燕射禮也。公曰。諾。次日。復召予。令公子丹壑編修君出禮經一本。則陳灝集說也。出儀禮一本。則吳澄考註也。啓之無可據。乃按其卷曰。上西上東。子試爲我明釋之。曰。夫席有向設。而陰陽分焉。此席所爲上。以設言也。北設南向。則設在陰而貴右。南設北向。則設在陽而貴左。北之右在西。而南之左亦在西。故曰。席南向北向。俱以西方爲上也。若兩郊之坐。則以向言之也。北設南向。則向在陽而貴左。南設北向。則向在陰而貴右。南之左在東。而北之右亦在東。故曰。郊南向北向。俱以東方爲上也。夫常席重設。而凡禮席當重向。此易曉矣。公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令編修君列館中所議之說。設爲主客。作答難數條。且曰。試作一議來。予當爲掌院道之。又曰。凡祭地有無。與北郊北向有無。俱不可略。旣而館中覘上無改向意。且亦有稍聞予說者。公乃昌言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遂罷議。先是黃門鼓吹。設兩簾于午門左右。名丹陛樂。所以導拜舞之節。而樂歌違錯。上命詞臣改製之。因有歷代樂章配音樂議。下之館中。時掌院學士爲澤州陳公。特以其議首屬予。及錢塘吳檢討。予上議一通。凡六千四百七十九字。澤州公大喜。謂坐而言之。起即可行。然其文未發也。同館爲詩者。相顧起草。實不知樂音與樂章分配何等。惟恐句字平仄多寡于宮徵有所拘限。遂于入直史館日。有問予曰。詩何以合律。曰。不知也。不知則何以作詩。曰。作詩者知作詩已耳。其能知合律乎。不知合律則何以合律。曰。有知合律者。而作詩者不知也。蓋作詩者我輩事也。合律者則樂官之職也。桂花曲者。唐供奉曲也。其曲入商調。又入平調。然而作詩者但見吳

城桂作三絕句耳。未知是法曲也。申胡子乞李賀作籥箎歌而吹之。賀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賀不自知也。後詩成。使黃門改歌。歌新詩。各合宮調。學士徐公亟稱予言以爲當。今歸田校經。而年已就木。恨不曾註三禮。且于太常樂奏。未經考驗。抱此大憾。因于錄舊議之餘。并雜記議禮始末。以略見大概。其樂章配音樂議見疏議卷。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寺卿徐元珙疏奏。現行祀典中。圜丘壇位。北設南向。以太祖皇帝爲一配。東設南向。以太宗皇帝爲二配。西設南向。以世宗皇帝爲三配。亦東設南向。以近南。至方澤壇位。已改爲南向。而三祖配位。亦復以東設南向。爲一配。近南。又東設南向。爲三配。近北。于是五嶽五鎮。以次分設。亦始于西向。而迄于東向。則是壇位改設。而配位未改。穆昭右左。不無難安。奉旨下議。翰林院官各有擬議。而主客未決。某以爲仍行舊典。不宜更易。因議如左。

某議古但著郊禮。而不著二郊分合之禮。故議者多據宋人說。謂天子祭天不祭地。社卽地也。又無南郊北郊之名。至漢成帝朝。匡衡張譚輩始有分立二郊之議。而至于南郊南向。北郊北向。則自古迄今。並無考據。惟宋政和禮始分兩向。而明嘉靖間因之。且從來祭社。未聞有配。則是郊之祭地。與祭地之有北郊。以至北郊北向。兼有配位。卽此四事。尙無成說。而欲于配位東西。執兩端以定一是。此一闕之市也。特某謂天子必祭地者。周禮大宗伯掌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地示禮卽祭地禮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而周頌昊天有成命篇曰。祭天地也。雖天地合祭與分祭。說尙未決。然其有地祭明矣。是以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皆言天地兩祀之義。而祭法直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則有其地。宗伯之職。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則有其物。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則有其名。周禮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魁則有其時。大戴禮祭天之詞曰。敬拜皇天之祐。祭地之詞曰。敬拜下土之靈。則有其祝辭。是王者祭地在諸經歷歷有之。若云社卽是地。則王制不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矣。是以尙書云。告于皇天后土。左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此后土地也。周禮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左傳共工氏有子爲后土。此后土土神卽社神也。蓋社雖地示之一。然而大示與土示。端有別矣。若夫南北二郊。則家語所云兆帝于郊。周禮所云兆帝于四郊。月令所云孟夏之月迎夏南郊。孟冬之月迎冬北郊。無非郊名。是以孝經說云。祭天于南郊。就陽位也。而註者謂必有祭地北郊與之對文。至周禮二郊之名。南曰圜丘。北曰方澤。而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謂必因已高之丘而營壇于南。名爲因天事天。爲下必因川澤。謂必因已下之澤而加墀于北。名爲因地事地。則已展轉有經據矣。雖北郊北向。經無見文。然地示與土示通。社之向卽地之向也。周制祭社必社壇向北。君立北牆答祭之。以爲社祭土而主陰氣。是以郊特牲云。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且凡社亦然。故又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而陳氏禮書直曰。其位則神南面而王北面。示北面而王南面。神者天神。示者地示。此固推之壇位而皦然者。若謂南郊有配。北郊無配。比之于社。則祭地大祭也。並不當與社祭等。蓋地示稱大示。天官大宰祀大示。大宗伯祀大示。其號稱大號。祝稱大祝。詔贊者皆稱詔大禮。贊大祀。而社示土示及丘陵川澤之示。不過從地示類通之。以漸降殺。故圜丘方丘皆無神主。而社則社石社主壇并列焉。天神地示皆無人帝人示。而社則后土爲土人示。后稷爲稷人示。分壇而共壇焉。此則

非可以社例比見者也。故地之有配。在經傳已明言之。考公羊傳與緯書鉤命決。俱云。郊所以必有配者。以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謂郊祀外神。不是室神。不可無主以安之。今日地神不配。將毋地亦是室神乎。是以孝經說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故南郊北郊。必以稷配。謂之爲主。文王爲五帝之宗。故明堂五室祠五方五帝。必以文王配。謂之爲宗。是天子必祭地。其祭地必在北郊。北郊必北向。且北郊亦必有配。諸說雖繁。然亦大概可睹矣。獨是兩郊配位。其在南郊者。既首東設而尙西向。而在北郊者。亦首東設而尙西向。則一偏之儀。在諸禮既無見文。而前代相因。又不能詳所自始。因有改制之請。見諸奉常。而不知配位東西。全本曲禮。蓋西漢儒臣。誤承其意。而後王刊正。遂因之一反。而世不察也。曲禮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夫南北亦殊向矣。乃殊向而不殊上。何故。曰。席蓋有首尾焉。所謂端也。侍坐于君子。其敷席之法。必認席之端而定其所上。故席南向者。人向陽而席居陰。以席爲主。則坐在陰位。席向北者。人向陰而席居陽。以席爲主。則坐在陽位。是以陰尙右。而南向之右則西也。陽尙左。而北向之左則亦西也。故曰。席端之所上。皆西方也。此以常坐言之也。東向西向之所上。皆南方。亦猶是也。若禮坐之席。則以向爲主。南向者陽位。陽尙左而尊東方。北向者陰位。陰尙右而亦尊東方。故燕禮云。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戶西者。西牖之前南向也。東上者。尙東方也。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南面。在牖前也。繼西者。尊東方而殺西方也。北向亦然。社主東上。而稷主繼西。太社太稷皆東上。而后土與后稷之人亦又繼而西。東上爲尊。而繼西爲殺。然且位既上東。則席端亦東。燕禮司宮卷

重席設于賓坐東上。則席端亦在東也。鄉飲酒禮云。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則以升席必取下而在席末。故自西降席必取上而在席端。故亦自東也。然則禮坐必上東。有固然矣。蓋禮坐有賓主。賓主必相向。相向者以向爲主。與常坐不同。乃西漢郊壇本是禮席。亦復取曲禮爲據。如元始儀載祭天于南。以先祖配。祀地于北。以先妣配。而前志于孟春合祀之位。直以天地皆南向。而天位在西。地位在東。尙西方也。一如曲禮所云。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也。配位皆西向。而高帝在南。呂后在北。尙南方也。一如曲禮所云。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也。此在劉歆左咸之徒。直據曲禮說而定之爲儀。而不知其不可者。以彼所尙者是常席。而非禮席也。且女主無配理矣。雖孝經說云。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然以之爲比。而不以爲配。揣其用意。不過以新莽行詐。將借之以譏元后。原不可訓。況侍坐無虛席。謂傍坐東設。則其坐儘北而虛其南。所以親正位也。今正位南向。而高后在北。高帝在南。則后親天地。而帝席反疎。是以後漢配地儀。初改薄后。繼改光武。且又改南上而作北上。似乎早鑒其誤。而魏配伊后。晉配德后。梁配德后。陳配昭后。相延不改。至唐世以還。始有二祖三祖之配。卻去女主。然而配位南北。一皆尙東。適反乎漢代誤遵曲禮。一皆尙西之謬。此雖史文闕略。並不知何時刊正。而宋代沿之。有明之嘉靖成之。其所革者在曲禮。而其所沿者在燕射諸禮。一革一沿。未有非也。若夫偏岐一致。似乎礙觀。而禮儀所在。有至奇而實至平者。此則非尋常耳目所可拘矣。或曰。漢元始儀。但合祀天地。並非兩郊分祀之禮。且廟位設主。考西妣東。則尙西有據。而不知合祀所尙。與分祀同。未有合祀遵曲禮。而分祀反有異者。至考西妣東。此是恆

坐。卽祭時無主席配位。而郊則儼有主配。兩當照顧。豈可不主向而主坐如故。若謂唐開元禮。地壇南向。而配位東設。宋政和禮。地壇北向。而配位西設。皆無所誤。惟明嘉靖間有司誤據尙右之義。而以右爲東。則嘉靖所因。與有司之誤據。皆不可知。而上東則不誤也。上東不誤。則他制非所據矣。竊聞同館諸官。各有所議。其議改設者。未歸劃一。而議仍舊者。又爭之不盡當。一經同異。則斷斷兩端。必致水火。因敢申末議。而錄爲一通。以俟財擇。某日某議。

答難六條

有難者曰。旁坐必分昭穆。昭先穆後。一定之禮也。卽或昭穆分南北。亦分東西。然其左必昭而右必穆。無小異也。今乃拘東設。而以右爲昭。而先之。固已非矣。況昭穆者父子也。父子可穆昭乎。曰。父昭子穆者。從父數也。從祖數。則有父穆而子昭者矣。且昭左穆右者。爲尊昭也。倘尊穆。則穆亦居左。周制大禘。當祖尸出堂時。后稷文武皆南面。而二祧四親分東西面。然而穆考居東。昭考居西。穆首而昭次。彬彬也。禮固各有在也。

難曰。陽左陰右。分東西也。今北向則陽不東陰不西矣。此如山水分陰陽。然以山言之。則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而以水言之。則水南曰陰。水北曰陽矣。尙得拘一偏之陽。尙東設乎。曰。正惟水南可爲陰。水北可爲陽。故東可爲右。西可爲左。蓋水以陰類而變南爲陰。猶地以陰祇而變東爲右。其義同也。不讀曾子問乎。葬紼至于塋。必止道右。道右者。路之西也。以爲葬紼向國北而止于路西。則行人可從紼之右來。是紼止

路西是右。行人從紉束來亦是右。西右東亦右。所謂凶事交相右也。倘遇日食之變而改凶從吉則必止道左。道左路之東也。紉止路東而行人從紉西來路東固是左。紉西亦是左。所謂吉事交相左也。是吉凶分陰陽而東西左右無一不乖反如是。是所拘者在陰陽未嘗拘東西也。

難曰。陽左陰右。既可左西而右東。則以先左後右言之。西可爲左而先設。東可爲右而次設矣。此如明堂然。其在明堂也。用東爲左。西爲右。及轉而玄堂則西左。東右。然。而王者至首冬則必先西北之左。然後乃循次而太廟而右。向使謂玄堂爲陰。陰當尙右。何不先東。而後西。耶。曰。明堂玄堂雖以南北分幽明。而四時遞代。八風圓轉。十二辰周旋。並無尙陰尙陽之分。故與南北郊位次。截然不同。是以南郊祀五帝。亦如明堂五室之左。青右白。南赤北黑。而北郊無之。浸假如淳于之說。則水木交事實始東北。其首春祠帝。便當以青陽北。與玄堂東。先九室十二堂。而以次禋饗。何言不先東也。

難曰。天下有無定之左右。有一定之左右。無定之左右。地形是也。如居三晉者曰。左山右河。此無定者也。何也。以居齊者之將右山。居秦者之將左河也。若國位則一定矣。王朝之位。左宗廟而右社稷。天下有敢言左社稷而右宗廟者乎。是社之在西。一定之位也。今必主東設。何也。曰。地形之不定。非不定也。正以有異向而不定之也。如國語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夫彭蠡在洞庭之東。洞庭在彭蠡之西。而反曰洞庭左。彭蠡右。以三苗之國北向故也。是以楚王無疆曰。夏路以左。夫豈不知方城之在西。而徒以楚適江夏。則在路之東。遂以左之。三晉之左山右河。亦猶是矣。若夫社之必在東。則但以南向言之。然且勝國之

社在庫門之東。則雖南向。亦復有社在東者。是以一屏之隔。南薄社而北宗廟。不禁東西一位。一變而爲北南也。又況軍行出廟。則征車南發。禰主嘗在東。社石嘗在西。而一當旃門北列。卽不無禰右社左之異。故朝市廟社。亦惟無如衛莊者爲改向耳。今北郊改向矣。已改向而尙謂社位一定。必不東設。是何言。與難曰。位固無定。而議禮之位則有定。嘗讀鄉飲酒義矣。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然而疏之者曰。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別設玄酒在酒尊左也。所以設玄酒在酒尊左者。謂地道尙右。貴其質素。夫尊之北面。正猶地之北向者。乃以玄酒在尊左。而謂之尙右。則西本右方。雖在北向者。亦稱右矣。今西設東向。其在祇西。猶玄酒之在尊左。而西本右方。亦如玄酒之稱尙右。此議禮之文。何不可者。曰。不然。東設之右。則北向之右。此地道之尙右也。西設之右。則仍是南向之右。北非地道之尙右也。夫玄酒在西。謂之在左。以酒尊言也。玄酒在尊之左也。乃玄酒旣在左。而又曰尙右。此以賓坐言也。玄酒在尊左。而以賓坐之南面視之。則在右也。以玄酒在尊之西也。故鄉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夫東方而何以謂之右个乎。以爲射侯北向。其東際一幅。則右方也。此以射侯右之也。蓋北向者。以東爲右也。乃說禮者又云。凡射也。以西方爲右个。此又以射者右之也。射者南面。則又以射侯之西幅爲右方也。蓋南向之右也。是以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穀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夫第左右焉已矣。必曰。人之左。人之右。是豈舍其人卽無左右哉。蓋惟恐徒認東西。而于南北之所向有未審也。食筵有南北矣。南筵之左右。卽東西也。萬一北筵進食。而亦左東而右西。則反戾矣。故曰。人之左。人之右。以人爲主。猶之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尙右。夫孔子

之尙右。則右在西。何也。以南面也。門人北面。則其尙右者在東矣。然猶曰尙右。以東西無主。而人爲主。今北郊則祇主之矣。以祇主之尙右。而乃強引鄉飲賓位所主之尙右。略南北而執東西。不其謬乎。

難曰。地道尙右。原非定義。此僅見漢人說禮。以之作左祖右社之解。實于二郊配位。有所未當。且配位西設。雖經無見文。然考唐開元禮。旣設社主北向。又設后土于太社之西。東向。旣設稷主于社西。北向。又設后稷于太稷之西。東向。是太社。太稷。卽是地祇。而后土。后稷。卽是地祇之配位。然而地祇北向。后土與后稷皆東向。則配位尊西設。有明徵矣。乃必是東設而非西設。此何故與。曰。地道尙右。非儒者之私言也。禮運云。天秉陽。地秉陰。而說之者曰。惟天秉陽。故日月星辰皆左旋。惟地秉陰。故百川皆右行。是天地有陰陽。而左右因遂分屬之。彼社稷居右。特地道尙右之一節耳。故社壇北向而尊右位。無非此義。據郊特牲。引條牒論稷壇在社壇之西。俱北向而並壇共門。夫社尊太社而卑太稷。其皆北向。則猶之方丘之北向也。其位社于東而位稷于西。尊右也。猶之配位之首東設而次西設也。是以歷代社稷。皆異壇同境。社東稷西。位北向而尊右設。而惟開元禮稍異者。此卽祀五帝者。有降人神于天神之說。並非以正位配位分正側也。夫社降于地。地有配。社無配也。稷又降于社。稷爲農神。后稷不自配后稷也。故南郊有配。北郊有配。社稷雖事地。而實無配。不待言矣。乃后土。后稷。兩俱傍設。亦升降其次。而並非配位。蓋祀有本祇。有人祇。本祇者。太社。太稷。如五帝之有青帝。赤帝之類。人祇者。后土。后稷。如人帝之有太皞。炎帝。人臣之有勾芒。祝融之類。徒以祇有尊卑。故位有次第。初以北向尙東之故。使社稷居東。后土。后稷居西。後更以尙東不足。且令在西者復轉而爲旁向。此則開元之異。

于舊制。然總是正位。並非配位。而以之爲配位之據。已非義矣。且夫尙右者以尊右也。今乃以尊東之故。而使祇居東。而人祇居西。是卑西也。又復以尊東不足。令人祇之降次于西之正向者。復改爲旁向。是卑西又卑西也。卑西又卑西。而反謂西設是尊右。吾未之聞。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四他其及圖儀奠釋縣州熙紹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製徐鎮
翁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潘同曾 盧金聲 潘其璇)

G 一五八〇上

